

金剛經講義節要述記

【前言】

諸位法師、諸位大德、同修：

今日承應韓瑛、鄭英良居士啟請的殊勝因緣，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與大眾同學研習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。世尊當年在世說法四十九年，以二十二年的時間演說般若，前後共有十六會，由此可知，「般若」是整個佛法教學的中心。《大般若經》中文譯本有六百卷，據說藏文有千卷之多。這樣大部的經典，讀誦已經相當困難，何況受持、演說。因此，世尊特別在第九會，由博而約，宣說「金剛般若」。

此經在中國前後有六種譯本，流通最廣的是羅什大師的譯本。羅什大師將它翻譯成一卷，又加上魏譯一小段，全經只有五千八百三十七個字，以現代人來看，不算是一篇很長的文章。但「般若」的精華、宗旨盡在此經之中。我們讀此一卷，整個佛法都在自己掌握之中。

這一卷經是「般若」的綱要。般若是一切佛法的總綱領，必須通達一切佛法，才真正通達「金剛般若」。古人有個比喻說，「因網而得綱」。捕魚用魚網，因為有網才能抓到綱領，網和綱關係非常密切，實在分不開。換言之，必須對「金剛般若」的義趣深解，對於一切佛法才能「頭頭是道，左右逢源」。因為綱舉則目張故，這是說明互為因緣，就是佛法的綱要與整個佛法的關係。

此經，既然是整個佛法的綱領，它的重要性由此可知；義理的深廣，條理之繁密也由此可知。本經文字雖然不多，但字字句句都含無量義。唐代，禪宗五祖忍和尚與六祖惠能大師極力提倡，所以《金剛經》在中國早已家喻戶曉，流通之廣無過此經。用現代話講，在中國佛經裡知名度最高的，無過於《金剛經》。有很多人不知道《阿彌陀經》，但是沒有人不知道《金剛經》，這就是古德的提倡。由於經典流通得廣，讀誦的人多，國家、人民皆蒙諸佛護念加持，則是必然的事實。

今日我們採取的經本，是江味農居士的校正本，跟一般流通本稍稍有些不一樣。江居士一生讀誦、受持《金剛經》，為人演說。他根據敦煌石窟的寫經，及古大德數十種註疏，一字一字、一句一句的校對，這樣才訂正全經的經文。現在我們所見各種《金剛經》的本子，可以說這是最好的版本。諸位可以參考江味農居士《金剛經講義》校勘記。

江味農居士出生於民國前四十年（公元一八七二年）。祖籍江蘇江甯，距離南京很近。祖父在湖北作官，所以全家就遷到湖北。因祖父每天讀誦《金剛經》，所以他從小也就熟讀《金剛經》，每天讀誦，一生不缺，再忙也會讀一遍。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，三十歲時中舉人。雖可以作官，但他對於功名相當淡泊，官場的興趣不濃。此時又逢他的夫人過世，此事也是學佛的增上緣，他倍感世間無常，對於學佛就更認真、努力。

民國七年（公元一九一八），江居士正式皈依佛門，依止禪宗大德微軍和尚，受菩薩戒。同時，又親近諦閑老法師（天台宗近代的大德），聽老法師講《圓覺經》。他每天聽講都寫筆記，隔天請老法師校正、印證，完成後即《圓覺經親聞記》，流通很廣。同年，他又接受教育部的邀請，整理、校對敦煌石窟裡的唐人寫經，用兩年多的時間校對八千多卷。這對他深入經藏是大好機緣。

民國九年（公元一九二〇年），江居士辦了一個佛經流通處，印經流通佛法，從事於弘法利生的事業。一九二一年他請諦閑老法師講《大乘止觀》，也是每一堂都寫筆記，很用心且費了相當長的時間將筆記整理出來，請諦閑老法師校正，這就是《大乘止觀述記》。雖然是諦閑法師講的，內容很多重要的發揮，幾乎都是江味農居士的心得，是他的領悟與體會；所以諦老對他說：「這不應該用我的名字，該用你的名字才對。」學生的成就，當然一切都要歸功於老師，實際上，《大乘止觀述記》是他寫的。

公元一九三〇年，江居士以一年多的時間將《大乘止觀述記》講

圓滿。一九三四年七月，他在上海省心蓮社講《金剛經》。老居士見解可說晚年完全成熟，契入佛境界，真正的證入「金剛三昧」。由於他晚年體弱多病，因此一週只講兩次，從一九三四年七月到次年九月講圓滿。他講《金剛經》確實有許多地方是古大德註疏裡沒見過的，真有獨到的見解、有超越古人之處。譬如，經的一開端，他告訴我們，世尊說一切重要的大乘經典，往往都以放光、現瑞來發起，像《無量壽經》，發起的因緣非常希有殊勝。唯獨《金剛般若》，發起於穿衣吃飯，入舍衛大城乞食。金剛般若又是整個《大藏經》的精要，用意非常深。「爾時」世尊表演給我們看，將至高無上的佛法，究竟圓滿的智慧，落實在我們日常生活之中，沒有離開生活。

學佛，學什麼？諸佛菩薩生活在究竟圓滿的智慧之中，表演給我們看。我們凡夫很可憐，終日生活在妄想、煩惱之中，苦不堪言。「學佛」就是教我們如何從妄想、煩惱的生活裡突破；也要活得像諸佛菩薩一樣，生活在究竟圓滿的智慧之中，這才得到真實的受用。所以，我們也不要辜負江居士的啟示，當然更不能辜負諸佛菩薩的加持，希望在這一會中，大家皆得真實受用。這是他說經善巧之處。

通行本《金剛經》，前後兩次問答，經文皆作「云何應住」。一般的本子多用昭明太子的三十二分。前十六分是前半部，後十六分是後半部。江居士根據敦煌的寫經，就是唐朝以前的古註來校對，發現前後句子不一樣，四個字完全相同，但組合不同。前半部是「應云何住」，後半部是「云何應住」。字句顛倒，意思完全不同。他說，前面問「應云何住」，就是我們的心應該住在那裡。這是問，發菩提心要如何安住，才能使心神集中，不至於分散。所以，明明是為初發大心的人說的。而後半部是講「云何應住」，為什麼要這樣安住？意思當然不一樣，確實不同。前面世尊教我們「離一切相，發菩提心」，於是就不能沒有這一問。

既然說要「離一切相，發菩提心」，為什麼應住菩提心？如果不住，則沒有菩提心。所以這一問，發菩提心的人是將心安住在菩提心上；

而佛說不許我們住，發了菩提心，要不要住在菩提心上？不住菩提心上，就不發心了，就沒得發！究竟怎樣降伏其心？問的意思在此。換言之，這是為已經發心修行的人而問。這樣深入發明，在古大德註疏裡沒有見過。他對於《金剛經》的要義，發揮精采、透徹，像這樣的地方很多。我們在這份講義裡能看到，他的講義寫得非常詳細。

以上簡單介紹的這些文字，都在江居士傳記裡，在講義序文裡寫得很清楚。他是民國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年）五月十八日往生的。他往生時，自己告訴大眾，金光遍照，佛來接引，這是決定往生。他見到佛、見到佛光。最後的遺言勸導大眾，修持以普賢十願為最要。江居士一生所標榜的是「教宗般若，行在彌陀」，所以他是念佛往生的。這位大德可以說是清末民初，在家學佛成就最殊勝最希有，是我們的好榜樣。

他在《金剛經》上真正用功夫，大概有四十多年；小時候念經，不懂經義，往後真正下功夫研究，四十年間，將《金剛經》整理出一個完善的本子。他的功德不在夏蓮居之下，夏蓮居為我們整理一部《無量壽經會集本》。他以十幾種版本校勘，訂正一個最好的、最完整的《金剛經》的本子。這都說明我們這一代學佛人有福報，有這樣不可思議的大德為我們選擇版本。

《金剛經講義》很長，分量太大，於是我將講義裡精采的部分節錄下來，寫成《金剛經講義節要》，內容全是江居士所說的。節要的分量，大概還不到講義的十分之一。

【卷一】

◎綱要

『綱要』即是一般講經的玄義。江居士採取天台的五重玄義，先說明全經綱要。

1、大乘以自度度他為本，自度度他以六度為本，六度以般若為本。

首先說明，般若部在整個佛法裡所佔的地位和重要性。我們學佛、聽經，首先要問問自己，為什麼學佛，為什麼聽經？首先要將我們的目標、方向找清楚，決定不能含糊籠統，這樣才能得到佛法真正的受用。有些人是為了升官、發財、平安、長壽而學佛，他們所得到的利益太少了。要是為這個目標，不學佛也能得到。學佛正是為「自度度他」。

什麼是「度」？比喻過河，我們坐小船從此岸度到彼岸。「度」與「渡」是一個意思。此岸是生死、輪迴、煩惱。我們要從此岸，度到諸佛菩薩永遠沒有生死、輪迴，真正自在快樂的彼岸。這是我們學佛的目的，換言之，如果不將目的定在了脫生死，超越輪迴。我們這一生學佛一定空過，真正可惜！

諸位同學今天能在此講堂坐上兩小時，世尊在《無量壽經》上講過，在《金剛經》裡也講過，你們「不是凡人」！不是普通人，都是過去生中，曾經親近供養無量無邊諸佛如來，善根福德無比深厚，才能歡歡喜喜在這裡坐上兩個小時。既然是無量劫來，曾經供養無量無邊諸佛如來，為什麼今天還落到這個地步！還當一個苦惱眾生！這不能不問問自己。原因是生生世世學佛，都沒有下定決心要了生死出三界。由此可知，無論你修學那一個法門、那一個宗派，修得再好，要是不能超越六道輪迴，都不能算成就。為什麼不能算成就？想想我們現在這個狀況就明瞭，我們無量劫供養諸佛如來，豈不是生生世世修行，修成這個樣子，所以不能算成就。

要想在今生有成就，一定要發心求生淨土。江味農居士自己雖然一生研習《金剛經》，講解《金剛經》，他也是念佛求生淨土的。

這麼多年我專講淨土，為什麼這一次又將《金剛經》提出來？固然是韓、鄭二位大德之啟請，也是見到許多念佛的同修，功夫不得力。為什麼不得力？第一是看不破，第二是放不下。所以雖然念佛，若不能往生，又空過了這一生。所以，想想《金剛經》不錯，再講一遍，

幫助大家看破，放下。真的看破放下，自然就老實念佛了。我此次再講《金剛經》目的在此，一定要了生死出三界。換言之，我們只當這一生凡夫，來生定要作菩薩，決定不作凡夫，這才是自度；同時我們也要幫助別人。自度度他，一定要修六度，本經特別著重六度，要將六度變成我們日常生活行為；六度是菩薩行。

佛法的殊勝處，就是能在自己本位生活環境中，在自己本身的行業中，落實六度萬行，就是修菩薩道，就是成佛。任何一個行業都是菩薩行，都是菩薩道。《金剛經》為我們說出學習的理論、方法。《華嚴經》末後一品「普賢行願品」，一般稱為《四十華嚴》，裡面最著名的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」，這五十三位善知識即是五十三尊佛，在《金剛經》裡稱「諸佛如來」。他們所示現的，有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，都是在本行修學，沒有改行，都在自己日常生活環境之中，懂得怎樣修學六度萬行，怎樣修學菩薩道，怎樣學習普賢行，一生達到圓滿成就。《金剛經》講的是理論、方法；《四十華嚴》是諸佛菩薩落實理論方法，而作榜樣給我們看，表演出來。「金剛般若」跟「華嚴」是一不是二，理論、方法與要領在這部經上。

本經一開端，世尊不用放光、現瑞來發起，就在日常生活中表演給我們看，看看諸佛菩薩，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，什麼樣的生活。我們要向他學習，這就是「自度度他，以六度為本」。六度即是菩薩的生活規範、守則；即是布施、持戒，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，而以般若為主。換言之，佛教導我們，希望我們生活在究竟圓滿的智慧之中，這樣就是佛菩薩。

2、般若攝無量義：性體空寂，我法俱遣，情執盡空，得無所得。

『般若』是智慧，含無量義，這是真實的無量。般若之體是空、是寂。這個『空』不當「無」講。為什麼稱為空？因為它沒有形象，眼睛看不見；它沒有音聲，耳朵聽不見；它不是形體，我們捉摸不到。不但摸不到，起心動念想，也想不到，而它真實存在，所以就用「空」

字形容，它的體是空。

『寂』是定、是清淨至極的意思，絲毫不染。不但沒有『我』，也沒有『法』，就像禪宗六祖惠能大師說的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。本來無一物，就是我、法兩邊都離開。「離」就是不執著，也就是《金剛經》說的「不住」、「應無所住」的意思。

『遣』是放下、捨棄。『情執盡空』，「情」是起心動念。貪瞋癡是很嚴重粗顯的情執。起心動念是微細的情執。「執」是執著。這兩個字就是世尊在《華嚴經》上所說的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」。情是妄想；執就是執著。可見「情執」就是妄想與執著。將妄想、執著去掉，自性就恢復，也就是禪家講的「明心見性」。所以，為什麼要將情執放下，要明白這個道理。我們現在變成凡夫在生死輪迴中受這樣的苦，就是情執不肯放下。為什麼不肯放下？事實真相沒搞清楚，不知道它是什麼。佛在本經上講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情執是虛妄，不是真的。但是你將假的當成真的，堅固的執著，這個虧吃大了。佛得無所得，菩薩得無所得。試問，我們有沒有得？我們還是得無所得。若你自己以為有所得，你就錯了，這才是真正情執，迷惑顛倒！「得無所得」是真的，我們要從此處覺悟。

生知—諸法緣生，未見本性，逐相而轉，迷而不覺。

『生知』，「生」是眾生，眾生的知見。眾生以為『諸法緣生』。這是佛常講的，即使佛不講，眾生也發現了。現代西方很多科學家，發現一切法是緣生的。他們講，一切物質分成分子、原子、電子、粒子，認為是小的組合而成。佛法講的是因緣生法，他不稱因緣，但是跟佛法講的因緣是一個意思。他懂得，但是『未見本性』。近代科學家比上一代進步很多，曉得根本沒有物質存在。

物質的現象是什麼？愛因斯坦認為是「場」，「場」是能量集中而產生的現象。也有科學家說，一切物象是「波動」的現象。這些說法與佛法相當接近。佛在大乘經裡告訴我們，物質現象從那裡來的。唯

識經論說，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」。「無明」就是妄想。「無明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粗」，這樣發展為十法界依正莊嚴。物質是從無而有的，換言之，「有」是從「空」變現出生的。它的體是空寂的，所以「有」不是真有，稱為「幻有」，在佛法裡稱「妙有」，而不是真的有。科學家雖然講「場」、講「波動」，還沒有見性，還是凡夫知見。凡夫『逐相而轉，迷而不覺』。這就是苦！所以他沒有辦法超越輪迴，很難突破輪迴的界限。

佛知—緣生性空，有即非有，當體即空，覺而不迷。

『佛知』的是『緣生性空』。佛菩薩明心見性，知道一切現象是緣生的現象，體是空寂，沒有自性。真正的自性就是真如本性。故『有即非有』。有與非有是一，不是二。《心經》說「色即是空」，「色」是色相，是物質，就是空。不是說色等於空，本身就是空。『當體即空』。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這話很難懂，要是真正懂得，你就很自在、很快樂，許多煩惱都沒有了。

《金剛經》末後教我們修行的方法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。佛舉這個比喻教我們觀察。我們都有作夢的經驗，兩個人睡在一起，各人作各人的夢，同床異夢，沒有作一樣的夢。當你作夢時，如果你是學佛的，學佛學久了，佛法的印象比較深刻，夢中忽然想到，佛講夢，我正在作夢，夢裡的現象是不是當體即空？《心經》說「色即是空」，則夢即是空，空即是夢，空與夢是一，不是二。從這裡體會得，常常這樣想，這樣觀察，再看看現前這個花花世界，一切眾生，就跟作夢沒兩樣！一切萬法當體即空，有即非有。有與非有，空與有是一，不是二。

我們在佛法裡最難明瞭的，就是將色與空看成兩樁事，怎麼也合不來，不曉得它們根本就是一樁事，不是兩樁事。《金剛經》發揮這個道理的經文很多。真的了解「當體即空」，就是『覺而不迷』，不會隨著境界轉。不會受外面環境的誘惑。因為外面境界當體即空，了不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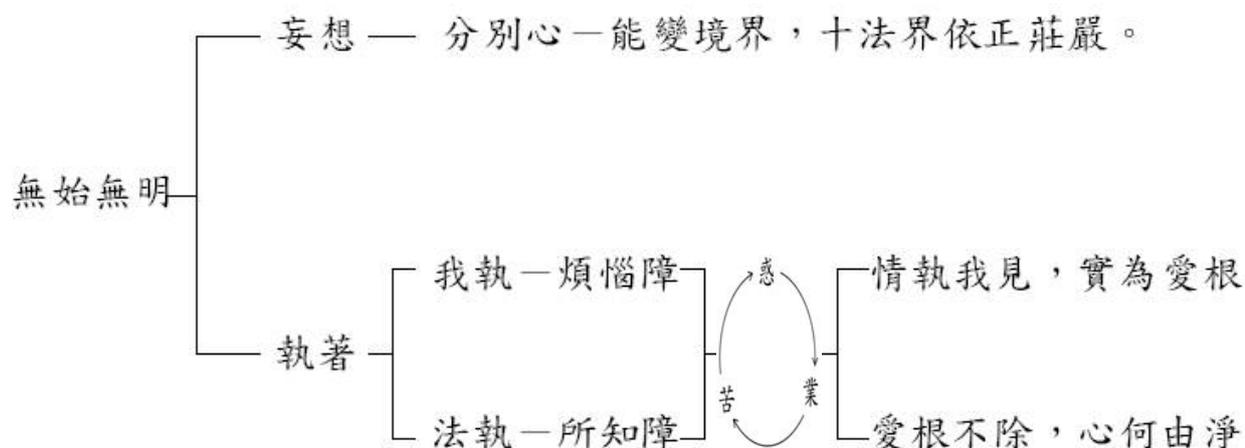
得，你就不會受它欺騙，不會為它所轉，不會為它作牛、作馬、作奴才。世間人之可憐，佛眼看，可憐愍者！都在作夢，在夢中造業，苦不堪言。佛與眾生對於宇宙人生真相，迷悟不同，眾生迷，佛覺悟。

3、因迷而成六道，因悟而有三乘。

六道輪迴從迷執來的，迷執就有六道。為什麼會有六道？迷執的淺深不一樣。迷得淺一點的是天人兩道。天有二十八層，所以天上還有天。迷得輕的升天，迷得重的就往下墮落，最重的是地獄。六道皆因迷執而現。覺悟也有究竟、不究竟，換言之，覺悟的功夫也有淺深不一樣。究竟圓滿覺悟的稱為佛；少分覺悟的是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。一乘比一乘高，但不圓滿，所以覺悟有三乘果報差別。這就說明十法界是怎麼來的。佛常講，十法界是依迷悟淺深不同，而說三乘六道。三乘是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。

4、本經綱要—遣除妄想執著，念佛淨心之樞要。

本經的目的非常明顯，幫助我們破妄想、去執著。情執要是破除，念佛就不難，功夫容易得力，功夫成片、事一心不亂、理一心不亂，都不難達到。



『無始無明』，「無明」就是我們完全不明瞭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宇宙人生真相，我們本來是明瞭的，現在不明瞭，現在「無明」了。有同修提出疑問，「本來我們明瞭，為什麼會不明瞭？我們幾時不明瞭的？現在我們依照佛法修行，破了無明，恢復明瞭；我們恢復明瞭之

後，會不會那一天又不明瞭？」其實這個問題，在佛法裡稱為根本大問，可見不是小問題，是根本的大問題。

世尊當年在世，富樓那尊者就提出這樣問題。他聽佛說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」，既然眾生本來是佛，為什麼會迷了變成凡夫？幾時迷的？現在修行成佛之後，將來會不會再迷，再變成凡夫？這個問題，我在此地不解答。諸位如果想明瞭，可以參看《楞嚴經》第四卷。富樓那尊者問，釋迦牟尼佛答覆。你看佛是怎麼解釋的，好好的讀那一段經文，看看你會不會開悟。若果開悟，你就成佛了。

「無明」是「無始」的，這兩個字非常妙！不是指很久以前，說不出時間。「無始」就是沒有開始。你若不相信，我問一個很淺顯的問題，你能不能答得出來，晚上你是幾點、幾分、幾秒開始作夢的？這不是很近似的問題，連這個問題都答不出來，就不要再問了。夢也如是，因為心裡本來沒有夢，夢那有開始。有始有終，就真有這件事。既然當體即空，怎麼能說它是事實！「無始」，就說明它徹底是假的，根本就沒有這個事實，那有開始。若真有其事，才可說有始有終。

「無始」的深義，就像圓一樣。圓，那個地方是起點，從那裡開始？圓沒有開始。若明此理，破無明就不難。無明真有開始，真有結束的話，我們怎能破得了，修行還能有成就嗎？正因為它無始，所以只要心清淨，不再分別執著，不再妄想，無明就斷了。無明有兩個現象：一是『妄想』，一是『分別執著』。這就是《華嚴經》上說的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」。

妄想是『分別心』，執著是『我執』與『法執』，分為這兩大類。一是執著身是我，執著能思惟、能想像，有思想見解的是我。即是《金剛經》上講的「我見、我相」，所有一切煩惱都是從這裡生的。「我執」演變就是『煩惱障』。一是法執，認為所有一切諸法也是真實存在。不知道一切諸法也是當體即空，於是就變成『所知障』。「所知」是你應該知道的，本來知道的，現在被障礙住，就不知道了。這叫「所知障」。

眾生因此兩種執著就變現出六道輪迴的幻象。『惑、業、苦』是輪迴的因果現象。兩種障是迷惑；迷惑就造業；造業就有果報。「苦」是果報，六道輪迴就是惑業的果報。受報時又迷惑；迷惑再造業；造業再受報，這就是輪迴的現象。從這個現象觀察，我們來生會不會比這一生更好呢？事相則是愈迷愈深，造業愈造愈重，所以後來的果報必然是愈來愈苦。六道，住不得，太苦了！一世不如一世，這是事實。覺悟的人，明白的人，要下定決心，在這一一生中決定要超越六道輪迴。

「妄想」是分別心，『能變境界』。佛在大乘經上常講「一切法從心想生」，所以『十法界依正莊嚴』是從心想生的。我們明白這個道理，真正能體會得。佛教導的理論方法，自然就能相信，不會懷疑。因為「從心想生」；想佛，就變成佛，就是佛法界，所以佛教我們念佛。念佛就是轉變觀念。現前的念頭是念貪瞋痴，是念自私自利，將來的果報是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苦不堪言！如果能將現前念頭轉一轉，我們念佛，將來就作佛；念菩薩，就作菩薩。念什麼，就變什麼境界。連作夢都如是，所謂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」。若情執很深，晚上會作夢，夢境現前，證明佛講得沒錯。我們每天晚上作夢都夢不到佛，原因是佛的念頭太淡薄，印象不夠深刻。晚上作夢都夢見妖魔鬼怪，這說明妖魔鬼怪的觀念太深刻。因為耳目所見聞的，電視、報紙、雜誌，全是妖魔鬼怪，所以晚上作夢就亂七八糟。我們能將佛所講的道理，在生活中體驗、證實，然後才知道佛講的道理方法正確。只要我們一心專念，決定能變境界。

『情執我見，實為愛根』，這一句話要牢牢的記住，因為佛在經上常說「愛不重不生娑婆」。娑婆就是六道輪迴。愛不重不入輪迴，入輪迴是情愛很重的，不是好事，一定要覺悟！『愛根不除，心何由淨』。貪、瞋、癡、慢，都是從情愛生的。這個根若不拔掉，則心不能清淨。心不清淨就不能生淨土。我們為什麼念佛？即是修清淨心。《無量壽經》上講得很清楚，經題上標示修行的總綱領「清淨平等覺」。我們的功夫就在清淨心，心淨則佛土淨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要靠清淨心。清淨心

就變現清淨佛土。如果心不清淨，口裡念阿彌陀佛，一天念十萬聲佛號，心裡還有貪瞋癡慢、利害得失、是非人我，古人講得很好，「喊破喉嚨也枉然」，一點也不錯。我們念佛就是要恢復清淨心。用佛這一念，將我們九法界的念頭，都轉變成佛的念頭，這才是念佛人。

5、般若是自性本具正智—無上正等正覺—照見事實真相，此即佛之知見。

『般若是自性本具正智』，「般若」是佛法的精髓。我們不能將它看得太深、太玄，好像高不可攀。它是我們的自性。「自性」就是自己的真心。自己的真心本性本來具足的。六祖惠能大師說得很好，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；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」。這就是佛在經上常講的『無上正等正覺』。梵文稱之為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是我們真心本性本來具足的，不是從外面來的。學佛，首先要知道這個事實。我們學佛，不為別的，只是恢復自己本性而已。

『照見事實真相，此即佛之知見』。《法華經》說「入佛知見」，就是此義。唯有自性真智現前，對於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明瞭，這是「照見」。可見它不是分別見，不是妄想見，是照見。像鏡子照物一樣，清清楚楚，無有分別執著。

6、老實念佛，則能一心不亂。若不斷世間一切染緣，攀緣不息，何能老實。

老實可貴，但不容易！由此可知，我們無量劫來，雖然多劫長時供佛修行，可惜從來沒有老實過，所以落到今天這個樣子。果真老實，早就成就，早就出三界了。沒出三界，就是不老實。為什麼不老實？攀緣，就是常常講的，放不下！這樣也貪，那樣也愛，這就壞了。又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此地的金銀財寶不肯放下，那怎麼行！所以才搞到這個地步。所以，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亂，沒有別的，就是老實。老實就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因為身心世界都是因緣所生，不是真的，經云「當體即空」。所以，佛教我們放下，是正確的，是真實智慧。不

肯放下，還有貪戀就是情執，就是迷惑。

本經的宗旨是幫助我們「看破、放下」，這是般若的總綱領。

◎經題

金剛般若波羅密經

《金剛般若波羅密》七字是本經的別題。末後的「經」字是通題。『經題』七字，可分為三段。

1、金剛：物名，金中之精，最堅最利。能壞一切物，一切物不能壞。又金剛寶光明能照數十里。喻般若正智，能破煩惱重障；徹見一切凡情妄相，照破無明。

「金剛」是第一段，是比喻。『金剛』是『物名，金中之精』。即是金中的精華，金中最精之物。「最堅、最利，能壞一切物，一切物不能壞金剛」。先說明這個物質的名字是「金剛」，因為在一切物質裡，它最堅固、最鋒利，一切物不能破壞它，而它能破壞一切物，比其他五金都堅固。經中又說『金剛寶光明能照數十里』。這種希有之寶物，現在已經見不到了。因為眾生福薄，許多的寶藏，我們都見不到了。一切眾生福報大時，許多的珍寶自然出現。

佛在經上告訴我們，「依報隨著正報轉」。「依報」就是我們生活的環境，隨著正報的大小。福報大的，七寶自然現前；沒有福報，七寶就隱沒了。這都是心轉境界，證明佛在經上所講的原理是真實的。因此，世尊用金剛比喻，『般若正智，能破煩惱重障』，是取它堅利、鋒利能破煩惱的意思。『徹見一切凡情妄相』，這是比喻它的光明能『照破無明』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見到了。金剛的特性：堅固、鋒利、光明。以這三個特性比喻般若。

2、般若：是梵語，義為自性本具之正智，所謂佛之知見。就理體曰覺性。又名實相般若。就作用曰正智，即觀照般若。

『般若』，是梵語的音譯，意思是智慧。我們不將它翻譯成智慧，

仍用『般若』梵音，這在從前翻譯體例裡稱為「尊重不翻」。對這個名詞尊重，所以用音譯，再加以解釋。

『義為自性本具之正智，所謂佛之知見』。佛與大菩薩對於宇宙人生一切事理、因果，看得非常清楚、非常明瞭，這種能力就稱為「般若正智」。『就理體曰覺性』，般若之體就是覺性。覺性就是真如本性。本性、本能就有覺的意思。自覺覺他，覺性圓滿。

『又名實相般若』，「實」是真實，決定不是虛妄的。意思就是說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而「般若」是真實的，不是虛妄的。這種能力是真實的，一切現象是虛妄的。這都是講它的本體，理體。

『就作用曰正智』，有體就有用，淨宗法門的體是清淨心，清淨心起作用就是「正智」，就是「照見」。我們現在的心不清淨，是被污染了。佛常說，「五濁惡世」，從事上講，是指我們生活環境；從理上講，就是指我們的心。「濁」是污染。五種嚴重的污染，所以心起作用，就是起貪、瞋、癡這些惡念。因為有惡念，才有錯誤的行為，才有苦報。用現代話講，即是惡性循環，輪迴不息的緣因。清淨心起作用就是正智照見。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看得清楚明白，即『觀照般若』。所以，觀照般若是實相般若的起用。

體用一如，覺照一體，故皆名般若。

『體』與『用』是一不是二。清淨心是體，清淨心起作用，是照見，所以體與用是一。學般若、學大乘，要從此處體會。

佛為一切眾生，開示大乘，使令悟入者，名文字般若。

眾生迷，自己心性裡雖然本來具足，本有，但是不知道。一切眾生的真心都清淨，不清淨的是妄心。我們都有一個真心，但是真心迷了，雖有，不知道。它依然在起作用。佛告訴我們，我們眼見外面的色相，耳聽音聲，第一念就是真心。為什麼第一念是真心？它沒有分別，沒有執著。你見得明白清楚，沒有執著，沒有分別，這是真心。可是第二念就迷了，分別這是花、這是紅的、這是黃的、這很美，我

很愛它，這就迷了，墮落在妄想分別裡。諸佛菩薩有本事保持第一念，不墮入二念，他們用真心。我們第一念是真心，二念、三念就迷惑，變成妄心。妄心作主，真心不管事，不起作用，這是凡夫。所以，能永恆保持第一念就是佛、大菩薩、法身大士，不是普通人。佛將事實真相、道理為我們說清楚，後人將佛的話記錄下來，成為經典。佛當年說法，是般若，是言說。現在記錄下來成文字，就是『文字般若』。文字是幫助我們開悟的，幫助我們認識宇宙人生的真相。雖然說三種般若，其實是一而三，三而一。

3、梵語波羅密：義為彼岸到。所謂離生死此岸，渡煩惱中流，達涅槃彼岸。波羅密又有到家、究竟、圓滿諸多義。

『梵語波羅密：義為彼岸到』，這是印度梵文的文法，與中文文法恰恰相反。中國人講「到彼岸」，他說「彼岸到」。依原文的義譯，就是到彼岸的意思。

『所謂離生死此岸，渡煩惱中流，達涅槃彼岸』，這就是「到彼岸」的意思。「涅槃」是梵語，義為不生不滅，也就是一般宗教講的永生。以後再沒有生死，稱作涅槃彼岸。「涅槃」也譯成「圓寂」。圓是圓滿，寂是寂滅。滅的是念頭。生死輪迴的根本就是妄念，妄念是生滅法，前念才滅，後念又生。有生滅，就有生死，就有輪迴。涅槃的意思是永滅生滅的妄想，心真正達到清淨，一念不生。不生當然就不滅，這是真心完全現前。妄心沒有了，生死輪迴的現象就沒有，所以稱為了生死出輪迴。佛將這個道理為我們說出來，只要你心裡沒有生滅的念頭，就沒有輪迴，就沒有生死。輪迴、生死都沒有了，你還會老、病？當然沒有，生、老、病、死都沒有了，這些完全是事實。

『波羅密又有到家、究竟、圓滿諸多義』，梵文「波羅密」的含義很多，有「到家」的意思。功夫做到圓滿，我們稱為「到家了」。印度人稱之為「波羅密」。波羅密就是到家了。作畫功夫，達到最好境界，就是作畫到家了。炒菜功夫好，色香味具足，也稱波羅密，凡是功夫

到家，究竟圓滿，即稱為波羅密。

4、梵語涅槃：義為不生不滅，所謂本自不生，今亦不滅。又翻圓寂。

這是解釋「達涅槃之彼岸」。「涅槃」有不生不滅的意思。「不生不滅」就是真心，就是本性。禪宗講「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」。見性就是見不生不滅之理體。所以，千萬不要誤認為「涅槃」就是死，果如此又何必修行，豈人人最後皆入般涅槃。「涅槃」是真正證得不生不滅，證得清淨心現前，就是證得涅槃。所以，涅槃與死完全不相干。死了不能解決問題，所以死了就不得了，決定不能死。學佛，我們就要在這一一生中，真正證得不生不死，真的了斷生死。證得不生不滅，這才是功德圓滿清淨寂滅。

5、因見思煩惱，而有分段生死。因塵沙無明，而有變異生死。

佛法說生死有兩種，一種是『分段』，就是一階段一階段，粗顯的現象，像我們現在這一生，是一個大的階段。小的階段，如一年比一年老化，一年是一個階段。再細分，一月是一個階段。再分，一天是一個階段。每天晚上睡覺，等於死了一次；昨天再也不會回來，永遠消失了。要是頭腦再清楚一點，再明白一點，則剎那剎那又何嘗不是更小的階段。人不是一天一天的老化，而是剎那剎那的老化。這是真正覺悟，真正明瞭。剎那、剎那即是分段生死。

『變異』是變化。從幼到少，從少到壯，到老，到死的變化。這是很明顯的變化。微細的變化在心裡。心裡的變化，如果我們冷靜一點，細心一點，也不難覺察到。迷悟的變化，情識的變化，貪瞋癡慢，煩惱的變化，無量無邊，這都是變異生死。在佛法裡講，「變異生死」主要的意思是指「超凡入聖」，境界不斷的改變。菩薩剛剛證得初信位，初信到二信是一個變化，二信到三信又是一個變化，就好像我們在學校念書，從一年級到二年級是一個變化，二年升三年；小學到中學，中學到大學，這種心境上的提升稱為變異。菩薩有五十一個位次，即

是五十一次變異，稱之為變異生死。變異跟分段不一樣，分段裡有無明煩惱，變異則是分破無明煩惱。一是從煩惱障來的，一是從所知障來的。因為障有兩種，所以生死有兩種。塵沙無明與見思煩惱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兩種生死都斷了，這是「圓寂」，圓滿、清淨、寂滅。

大智度論云：有無二見，皆屬此岸；二執俱空，始達彼岸。

《大智度論》在佛教經典中，是一部很重要的論典。這部論典在古印度梵文典籍裡，分量相當大，有千卷之多。中國人好簡厭繁，所以譯經的大師，為了在中國弘法，也像我們現在這種情形，把它節要翻譯，並沒有完全依照梵文翻譯。只有初分，就是第一分完全詳細譯出來，後面則取其經論摘要的翻譯，譯成一百卷。這一部論典是《摩訶般若波羅密經》的註解。古德講經、註經，引用《大智度論》裡的文字很多，所以我們常常會見到。

大論上說『有、無』，這兩種看法、想法，都是屬於『此岸』，也就是經上講的「輪迴見」。與佛菩薩的正知正見不同。「有、無」這兩種見解都是錯誤的；說有、無，只是舉一個例子來講，有、無是相對的，換言之，凡是相對的見解都是輪迴見。例如：人我、真妄、善惡、邪正、是非，皆是相對的，乃至於大小、長短無非都是相對的，也稱為情識的知見。真如本性則是一念不生，沒有對立。故佛教人必須把兩種執著，相對的兩邊都離開，心得清淨；像古德講的，「本來無一物」。清淨心超越輪迴，因為輪迴是從妄心建立的。相對的知見是虛妄的，所以才變現輪迴；心恢復清淨，輪迴就沒有了。

六度中，布施、捨也，若不捨，則不離此界。眾生不肯捨，無觀照正智耳。

菩薩修學的綱領是六度。『六度』是菩薩日常生活必須遵守的六條原則。這六則歸納起來，只有一個「布施」。布施有三種：財布施、法布施、無畏布施。持戒、忍辱可以說是無畏布施。精進、禪定、般若是法布施。所以一個「布施」就把菩薩的行門全部包括了，「布施」非

常重要。

「布施」真正的意義，不是要你在寺院庵堂捨一點錢；要是這種看法，就完全錯了。「布施」是捨，是放下。譬如，「有、無」二見，你要把它捨掉。捨就是布施。如果不捨有無二見，就像本經所說的具足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就是凡夫，決定不能出離六道。要想出離六道，一定要捨，一定要放下。捨到無可捨，連「捨」也要放下。如果還有捨的觀念，依舊不能出三界。這個『界』指三界，就是六道輪迴。

眾生為什麼不肯捨，為什麼放不下？因為他沒有智慧，沒有「看破」；換言之，他不清楚、不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如果真的明白，不需要佛菩薩勸告，自自然然就放下。因為一切法，都是虛妄，不是真實，包括自己的身體，起心動念的念頭，我們講的心，也是假的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決定不執著，才能恢復清淨心。清淨心是真心，是永恆不會變的。佛法講的「常住真心」，才是自己本來面目。禪宗參究的話頭「父母未生前，本來面目」。所以此處講，『無觀照正智』，沒有智慧，不能把世間真相看破。

般若波羅密，因位名圓滿之觀慧；果位則般若即是波羅密。

菩薩在修學時代，還沒有成佛之前稱為因地，包括等覺菩薩都是屬於因地。般若就是『觀慧』，《心經》說「照見五蘊皆空」。五蘊包括世出世間一切法。照見五蘊皆空，就是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。「相」有「體」空，是真正的智慧見解。證到究竟果位時，也就是成佛時，般若和波羅密是一回事。『般若』義為智慧，『波羅密』義為圓滿。智慧達到究竟圓滿，就是般若智慧，是一不是二。由此可知，在出世間甚深佛法中，假如還有二的念頭存在，就不能成佛；必須入不二法門，才能成佛。

我們在《六祖壇經》裡看到，惠能大師初到廣州，聽印宗法師講經，當時風吹幡動，有人問是風動？還是幡動？幾位法師爭論不休，

有的說風動，有的說幡動；惠能大師說了一句話，「不是風動，也不是幡動，是仁者心動」。印宗法師聽了，曉得這個人很不尋常，以後知道他是從黃梅得法，是五祖忍和尚的傳人，歡喜無量！向他請教，問五祖在黃梅說法開示，有沒有講到「禪定、涅槃」。能大師的答覆非常好，他說「禪定與涅槃是二法，佛法是不二法，二法就不是佛法」。這種答覆極高明，真正說到真實之法。印宗非常佩服。這就說明，菩薩還有二的念頭就不能證果。不但究竟佛果證不到，分證佛果也沒有辦法證得。他的境界達到最高，也是天台家講的相似位；相似再往上才是分證，他沒有辦法證得。必須兩邊都放下了，才能證到分證的佛果。分證佛果就是《華嚴經》上講的「法身大士」，破一品無明，證一分法身，才得佛法真實受用。如果我們看到般若波羅密是二法，自己曉得，不能證得分證果位。這也是舉例說明。

「有無二見」是世間法，「般若波羅密」是佛法，佛法與世法都不能執著，所以世尊在本經說得很清楚，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。「捨」就是放下，不能執著。我們要善用「法」，但是不能執著。

金剛即喻此觀智，最堅、最利、最明。果位喻如來法身，金剛不壞身也。

『金剛即喻此觀智』，經題上「金剛」比喻智慧，觀察世出世間，照見一切法的智慧。『最堅、最利、最明』，這是金剛的性質。在念佛法門講，最堅固就是無比的信願。念佛法門成功的條件有三，稱為三資糧——信、願、行。我們的信與願要堅固。行就是執持名號。這一句名號能斷煩惱，就是「利」。這一句佛號能破無明，就是「明」。最利、最明，念佛的功夫要利、要明。

有同修問我：念佛功夫不得力，煩惱、妄想還是很多，一面念佛，一面生煩惱，起妄想、雜念怎麼辦？我告訴他不用怕，這是很平常的現象。假如沒有煩惱、沒有妄想，你就成佛了，還要念佛嗎？正是因為妄想、雜念多，才要用念佛的方法克服。何以伏不住？那是功夫還

不到家。你的妄想、煩惱、習氣，無始劫就培養成，你念佛才念幾天，怎麼能伏得住！明白這個道理就好，妄想起來，不要理它，把精神集中注意在佛號上，一直念下去，念久了，功夫得力，妄想、雜念慢慢的少了。幾時到沒有妄想雜念，只有佛號，沒有妄念，這是「事一心不亂」，就是「念佛三昧」。

「三昧」就是禪定。用念佛的方法得禪定。得禪定就是沒有妄念，這是「事一心」。繼續念，一直念下去，念到無明破了。怎麼知道無明破了？般若智慧現前，也就是《心經》上說，世出世間一切法的真相，完全呈現在面前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這就是開般若智慧了。不但明瞭現前的事，即使是過去、未來也都能明瞭，這是智慧開了的樣子。智慧沒有開，沒有妄想，是得禪定，是事一心不亂。從事一心提升至理一心，則金剛堅、利、明，「明」的作用就現前了。

『果位喻如來法身，金剛不壞身也』，如來的法身，是肯定虛空法界一切眾生是自己，法身大士證得。雖證得，但不究竟、不圓滿。破一品無明，證一分法身，一直把四十一品無明斷盡，證到究竟的果位，法身才圓滿。所以，圓教初住菩薩證得一分法身。法身即是金剛不壞身。

此經別題，簡介說竟。此經題對我們修學有很大的幫助，我們修學淨土法門，將金剛之堅、利、明，融匯入三資糧，這樣念佛，功夫自然得力。

經：具貫、攝、常、法四義，常則三世不易，法則十界同遵。又有徑義，修行成佛之路徑。

『經』是通題，凡是佛所說的一切法都稱為「經」。「經」有很多意義，此處只取最常說的四義，就是『貫、攝、常、法』。

一、貫——是貫穿的意思。古人對佛經的註解，在經文前面都有科判，像表解一樣。再大部的經，科判都判得很細密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分量很大，它的科判表解就有厚厚的一冊。更大的，像六百卷《大般

若》，分量大，它的科判有好幾本。我見到之後，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。科判是解釋經的，從科判裡觀察，才發現佛經不簡單，真正做到不能增減一字。章法結構組織的嚴密是科學方法。從章法結構裡看它思想體系的細密，條理整齊，絲毫不亂，這是貫的意義。最好的文章才能符合這個標準。

二、攝—指其文言能攝受人心。這就比較難，淺而言之，就是使你讀了之後欲罷不能，好像磁石吸鐵一樣，有攝受的力量。諸位看報紙，看一遍，不會想再看第二遍，就是沒有攝受的能力。好的小說，像中國古代的四大部，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西遊記》、《紅樓夢》是中國四大名著，你還想看第二遍，但是看過十遍、二十遍以後，就不想再看了。但是讀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，攝受的力量就強，從小念起，念到鬍鬚都白了，還是愈念愈有味道。換言之，這種能力可以攝受幾十年，讓你一生都不會厭倦，每讀一遍有一遍的味道，這個攝受力量就大，所以稱之為「經」。

佛經的攝受力量超過世間典籍，眾生自初發心一直到成佛，這一部經都念不厭。這種攝受力太強大了。佛門的典籍，任何一部經論都有這種攝受力。讀的遍數愈多，體會愈深！他為什麼喜歡讀？每讀一遍有每一遍的悟處，愈念愈歡喜。

三、常—『常則三世不易』。「三世」指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老一輩的大德們，如虛雲老和尚、印光法師、諦閑法師都採用中國古代的記載，釋迦牟尼佛滅度到今年，三千零二十二年。三千年前講的理論原則，現在也適用，將來還適用，永恆不變，這就是「三世不易」。世間許多典籍，很難超越時空，現在有用，過幾年、百年、百世紀，終於被淘汰了。佛的典籍、教訓永恆不變，萬古常新。

四、法—指修行的方法，破迷開悟的方法，修行證果的方法。『法則十界同遵』，十法界眾生，包括佛法界。佛還需要嗎？需要，因為佛有很多不同種類的佛。天台家判教，有藏、通、別、圓四教。藏教佛、

通教佛、別教佛都要遵守這個方法、原則，才能達到究竟圓滿的佛果。只有圓教佛才是究竟圓滿，所以說「十界同遵」。具足以上四義，才稱之為「經」。

『又有徑義，修行成佛之路徑』，「徑」是道路的意思，是成佛之道。我們要尋著這個道路，才能超凡入聖。「經」還有「鏡」的意義，就像是鏡子。讀經，要以經典的道理為標準，與自己的起心動念對照。用經典中的教訓比照自己的心，清不清淨，善不善良？經教是聖賢的標準。

合起來說，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好比金剛一樣堅固、鋒利、光明，究竟圓滿的般若智慧。佛說這部經，希望我們都能依世尊所說的金剛般若，開啟我們自性的金剛般若智慧。這一生一定過得非常幸福、美滿，決定超越三界六道；決定往成佛之道邁進，以至於達到究竟圓滿的佛果。這是佛說這部經的意義。

◎顯體

『體』義為性質，也就是世尊所說的理論依據。佛講這部經是依據什麼理論說的。如果沒有依據，怎麼能取信於人。所以一定要有理論根據，說明佛講的這些道理、方法是從那裡生出來的，這稱為「體」。

『顯』是顯示、顯明。讓我們清楚、明白，對佛講的理論與方法的依據就能生起信心。

1、一切大乘經，皆以諸法實相為體。佛四十九年所說，無非宇宙人生真相而已。

這是說明佛講經的由來。佛完全是根據事實真相，不是他憑空推想的。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佛法稱之為『諸法實相』。「諸法」就是宇宙人生的一切法。「實」是真實，「相」是相狀，實相即是真實相。佛經為什麼值得我們相信、採取、接納，因為他所講的都是事實真相。「宇宙」是我們生活環境；「人生」就是本人。換言之，世尊所說一切經，

無非是為我們說明我們自己和自己生活環境的真相而已。還有什麼比這個對我們更親切！由此可知，如果對自己，對自己生活環境真相不明白，這就是迷。「迷」就是凡夫。如果對於自己，對於自己生活環境的真相清楚、明白，這個人就覺，「覺」就是佛菩薩。可見佛菩薩與凡夫，只是對自己和自己生活環境真相，迷、悟的不同名稱而已。除此之外，那有凡聖的差別？所以凡聖是二法，也不能執著。凡聖名詞的來源，就是對這個事實真相迷悟而說的。離開迷悟，確實沒有凡聖這個名詞。

2、智者大師以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」為經體。江味農以「生實相」為經體。

天台宗的祖師 | 智者，在他《金剛經註解》的「顯體」部分，是取本經的經文『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』，作為本經的經體，也就是世尊說法的依據。江味農居士以『生實相為體』。此處應當注意什麼是「生」？我們原來是迷，現在覺悟了。其實「生實相」就是明瞭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世尊是依此而說經。下文解釋實相。

3、「實相即是非相」，此中非字，是一切俱非，空、有、雙亦、雙非之諸相俱非，非亦不立。諸法實相，本來如是，真實如是。無以名之，強名實相耳。

『實相即是非相』，「實相」二字很難體會，難在凡夫總是離不開分別、執著。心中稍有分別、執著，距離「實相」遠之遠矣！這是「般若」最難懂之處。佛說「實相」，我們就緊緊抓住、執著一個實相，便又錯了。清淨心裡那有這些東西？但是佛要不用這些假名詞，怎麼說法？為了說法，表達意義方便起見，不得不假設許多名詞，是要學人從假名裡，體會真實義。開經偈云，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才是如來言說之目的。要了解如來真實義，決定不可以分別、執著；一有分別、執著，就錯了。故世尊在此不得不說「實相即是非相」，意思是教我們不要執著。

『此中非字，是一切俱非，空、有、雙亦、雙非之諸相俱非』，這是佛經常說的根本四句。我們起心動念，總離不開這四句，不是落在「有」，就是落在「空」，不然就是「亦有、亦空」，「非有、非空」。這就是佛法裡常講的「四句百非」；所有一切妄想、分別、執著，就是這樣產生的。佛告訴我們，這些錯誤觀念都要捨。「非」就是捨的意思，都不能執著。『非亦不立』。非的念頭也不可放在心上，「非」也不能成立。它只是指引眾生悟入之言。若再執著這個「非」，你又錯了！你的悟門永遠堵塞。

『諸法實相，本來如是，真實如是。無以名之，強名實相耳』，「強」是很勉強的。建立一個名詞稱為「實相」。真實狀況裡，絲毫分別、執著都沒有，則「一切皆如，一切皆是」；你就能看到一切法的真相。真相是「相亦非有，體是真空」。我們見不到真相，因為我們把「相有」與「體空」分成兩樁事，相是相，體是體，不知道這兩個是一樁事，所以沒有法子開悟，沒有法子懂得佛說的真實義。幾時這種妄想雜念都沒有了，就是真的離四句，真的沒有妄想分別執著了，才能悟入體、相、作用是一，不是二，是一個整體。盡虛空遍法界是一個生生不息的整體，是一個生命共同體，佛說這是法身，這是真我，這是事實真相「諸法實相」。

我是我，你是你，他是他，怎麼會是一體？你若跟人說自他是一體，他不能理解，六道眾生皆是把假相當成真實。所以對佛說的大經、深經，很難體會。我們接受佛的教導，一定要用真誠心、清淨心、平等心才能體會，像《無量壽經》經題上顯示的修行三大綱領：清淨、平等、覺。清淨，是絲毫染污都沒有。什麼是染污？七情五欲，情愛、嗜愛是染。怎樣平等？永離一切分別就平等。稍有分別，即是不平？由此可知，要離妄想、分別、執著，才真正能達到清淨、平等、覺悟的境界。如果心裡不清淨、不平等，則是迷心。學佛就是要覺悟！我們修什麼？就是修清淨、平等。在不清淨裡修清淨；在不平等裡修平等。清淨、平等心現前，這才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實相如是，沒有

辦法表達，不得已起個名字稱為「實相」。

4、離即不取之義，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。無以名之，強名曰生。

『離』就是離相。世尊在大乘經上常說，「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」。『不取』就是不分別、不執著。心裡不要起分別執著的念頭，事相上不能離開。事相上若離開，也錯了，就落空；心裡分別執著，就著有。因此心裡實無分別執著，事上努力認真的做，這樣才是空有兩邊都不執著，兩邊都不取，也就是本經末後教導我們修行的總綱領，『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』。

「不取於相」，最粗淺的意思是不受外境的誘惑。現在修行人為什麼不能成就？在家同修難成就，出家人也一樣不能成就，原因是受不了五欲、六塵、名聞利養的誘惑。六根接觸外面境界，就起貪、瞋、癡、慢，就動心了，這怎麼能成功！要想成功，必須外面不被誘惑，裡面能做到不起念不動心，這才是真功夫。有此功夫，無論修學那個法門，都會成就；念佛可以得一心不亂；參禪可以明心見性；學教可以大開圓解，關鍵在此。這樣深、這樣重要的經典，釋迦牟尼佛發起此經的因緣，完全在日常生活中，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大城乞食」，意義在此。

佛證得究竟圓滿的果位，每天還去托鉢，於世間榮華富貴的環境中，他真能放下，不受誘惑，內心確實如如不動。世尊所示現的最佳模範，無論在家、出家修學，要想成就道業，第一要「以苦為師」，唯能吃苦，才不為外境誘惑；第二要「以戒為師」，必能守規矩、守本分。人能守規矩、守本分，喜歡吃苦，這個人就能成就。不肯吃苦，不肯守法，修得再好，也決定出不了輪迴。

從前出家人沒有財產，住的道場是十方常住的，真的是「貧僧」。從前出家人修行都能了生死、出三界。現在出家人不一樣了，現代是「富僧」。佛門常講，「地獄門前僧道多」，現在出家人將到哪裡去？真

的到地獄嗎?!應當要有高度的警覺心。

現在出家人怎麼會是「富僧」?接受供養多。從前出家人沒人供養,一般信徒只是供養常住,而不是供養個人。個人縱然得到供養,也都交給常住,個人沒有私財。現在出家人皆有私財,有積蓄,還有不少比在家人還要富有。須知出家人無財時沒有貪心,心還在道上,老實念佛求生淨土。若是積蓄錢多,還想再多,貪心愈來愈重,如何放下。

現在出家人,若不接受他人供養也不如法,怎麼辦?應知這裡接受來,就當輾轉布施出去,不可以積財物,要知道積蓄財喪道,果報在三惡道。人生光陰有限,要是墮落三惡道,歷時極長,經有明訓,虧就吃大了。所以要有高度的警覺心,要記住佛的教訓「不取於相,如如不動」。

在家修行成就,也是這兩句。你看大藏經的《居士傳》,在家修行成就的,不少是大富長者,自己的生活還是很簡單、很樸素。他有福報、有財富,將財富布施給大眾,讓社會大眾共享。他自己不享,福報雖然愈來愈大,社會大眾享他福的人愈多,他與大眾廣結法緣,這是真正有智慧。古今中外的例子,我們看了很多。所以佛說的這兩句話真實教誨,吾人果真想了生死出三界,一定要遵守。

『無以名之,強名曰生』,生實相,也沒有辦法說,不得已起個名字為「生實相」。

5、文字詮此實相。觀照、觀此實相。實相般若,則圓滿顯現,到彼岸矣。

『文字詮此實相』,文字和言語都是世尊教化眾生的工具。『觀照、觀此實相』,所以言語、文字全是說明事實真相而已。你要得受用,要得好處,要用觀照觀察。「照」是用智慧觀察,不是用情識思想。用智慧仔細觀察,逐漸才了解事實真相。『實相般若,則圓滿顯現,到彼岸矣』。觀察一切人、事、物,要用智慧,不能用情識。情識和智慧從那

裡分別？有分別、有念頭、有執著的就是情識；沒有分別、不動念、無執著的就是智慧。

「觀照」要用清淨心、平等心觀察一切法。如果起心、動念、分別、執著，就不是觀照，決定不能了解佛所說的真實義。縱然你說得天花亂墜，所著作的也全是凡夫知見，全是輪迴心造輪迴業。用輪迴心、用凡夫知見解釋佛法，佛法也變成世間法，所以佛法著重在行，不在說。如果心地真清淨，一個妄念都沒有，真的做到清淨、平等，則一切世間法皆是佛法。若心不清淨，則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也不是佛法。此處要細細體會，才不至於學佛，學了一輩子，原來所學的全是世間法。由此可知「金剛般若」的重要性，我們不可以再錯用功，否則就浪費自己寶貴的光陰與精力。

6、本經之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喻如金剛者，以其能離一切諸相，除我見，斷煩惱，生實相。

這是為金剛立名，比喻本經的文字，教人觀照的方法。『以其能離一切諸相』，這是《金剛經》修行重要的原則。「離一切諸相」，就是不取、不執著；不但世間一切諸法不執著，佛法也不執著。『除我見，斷煩惱，生實相』。「實相般若」是一切眾生自性本來具足的，不是外面來的。為什麼本來具足的實相般若，現在不能現前？因為眾生有我見，有煩惱。實相般若像太陽一樣，我見、煩惱如雲霧；陰天，雲霧把太陽遮住，陽光不能現前。「金剛般若」能令烏雲化解，使太陽光明遍照，就是「生實相」之義。所以，這部經的理論、方法、確實能協助修行人「除我見、斷煩惱」。煩惱習氣重的人，對本經所說的理論與方法，應當特別留意。我們了解佛說經的根據，道理、方法、境界，自然不會懷疑。所以，顯體的目的，無非建立我們學習堅定的信心。

「信」為入道之門！世出世間，求學、修道成功與否，關鍵在老師。親近一位好老師，他不但有修有證，而且和自己要有緣。沒緣，再好的老師，對你也起不了作用。什麼緣？你對他信賴、尊敬，這是

最重要的緣。因為你尊敬信賴，他講的話，就能聽，能照做。如果對老師沒有信心、沒有恭敬心，老師的教導聽不進去，也不照做，就一點用處都沒有。所以，和老師的緣，就是你心目中最仰慕、最尊敬的，你跟他學，決定有成就，《華嚴經》上說「信為道元功德母」。

◎明宗

『宗』是宗旨，修行的綱領。明白經典的理論出處，有了信心，信、解、行、證，他為什麼不講「解」，就講「行」？這說明「行」的重要。佛法教學自始至終著重修行。縱然不解而能力行，也能成功。解得再透徹若不肯行，還是等於零。所以，在總綱領裡不講解而講行，道理在此。事實上，我們觀察自古至今，有很多沒聽過、沒有讀過經的人；老師教他念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，他就一句「阿彌陀佛」念到底，真的證得事一心不亂、理一心不亂。往生時站著走的、坐著走的，預知時至，也不生病，證明行比解重要。

「解」是為什麼人說的？為信心不堅固、半信半疑的人說的。為他詳細講解，建立信心。真的完全相信，解則可以暫時放下，一心專注修行，念到心地清淨自然就解、就開悟，何必費那麼多口舌！由此可知，世尊講經說法四十九年，就是為信心不堅固的人所說的。慈悲到了極處！上智之人（特別聰明、有智慧的），佛一說，他就懂、就開悟了。第二種是下愚之人，他不需要懂、不需要聽，老實念就好，他也能成功。這兩種人容易成就！最難的是半吊子，說上不上，說下不下，所以佛為這些人，才講經說法四十九年。凡是來聽經的，都是當中這一層次的人，最難度的。這就說明他為什麼不用「解」，而用「明宗」表修行。

1、宗者修也。經義之主體雖顯，非修莫證。讀經聞法，必以如說修行為主。

『修』是修正、修理。我們心思行為有了錯誤，才要修正。那些

錯誤？我們對於宇宙人生的看法、想法、說法、作法錯了，惹出許多麻煩。麻煩就是六道輪迴。六道輪迴是從一切心行錯誤中發生的假相，都不是真實的。「相」雖然是假的，受苦的感受可不假！就像晚上睡覺作惡夢，嚇得一身冷汗，夢是假的，嚇得一身冷汗是真的。在六道裡，受苦是真的，因此就有必要修正。

修行，「行」是行為。行為包括見解、思想，意業是心理行為；口是言語；身是造作，身、口、意三業的行為都錯了，把它修正過來，這叫「修行」。一個念頭起，立刻就要省察，這個念頭是正、是邪，是善、是惡，要很清楚明瞭。惡的、不善的，立刻止息。大家千萬不要誤會，修行一定要剃頭髮，一定吃長齋，要每天敲木魚念經。那是修行的樣子，表演給人看的；真正修行在起心動念之處。

『經義之主體雖顯，非修莫證』，前一段顯體講的「實相般若」，要不是真修，還是見不到事實真相。一定要自己親自證得，才能得受用，使我們生活在真實智慧佛華嚴的仙境中。

『讀經聞法，必以如說修行為主』，為什麼要熟讀經典？經典的道理、方法，要牢牢記住，時時刻刻不忘記！這是我們修行的標準。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，想想與佛在經上講的相應、不相應。

佛教我們要生清淨心，生平等心，生慈悲心。有人以為這種說法很難行，什麼事都不能辦。而認為辦事定要心狠辣手，事才辦得成功；孰不知佛辦事比你高明多了。你今天辦事成功，屬下還怕你，心裡並不服。佛菩薩辦事令人心服口服，甘心情願替他做。豈不比你高明多了！

本經須菩提尊者說過「深解義趣」，對於佛的經典，要深解。深解才曉得如何運用在生活上，用在工作上，用在處世待人接物，才是高明！因此我們熟讀經典，一定要深解義趣，如教修行。所以佛法以修行為主，修行以讀誦聞法、深解義趣為先。

2、修學唯以自悟心性為主，不重經教，謂之宗下。依文字，起

觀照，證實相者，謂之教下。此佛家自稱宗教也。

『修學唯以自悟心性為主』，禪家修行以明心見性為主。但是要明心見性，一定要修清淨心。禪家用禪定的方法，恢復清淨心；到相當深度的禪定，才能開悟。《楞嚴經》上說得很好，「淨極光通達」，心淨到極處就放光。心起作用就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，性德完全恢復。「大徹大悟，明心見性」，這是我們修學的主要目的。

心性顯露，不但智慧透出來，福報也現前。雖然福報現前，佛菩薩不受。釋迦牟尼佛成佛了，佛的福報是圓滿的，他不享受，每天還出去托鉢，還當苦行僧。「不受」是真實受用、是大慈大悲，作修行者的榜樣給大家看，要這樣才能明心見性，才能達到一切究竟圓滿。如果諸佛菩薩在果地上，福報現前，他若如凡人一般的，即不能教化眾生。眾生眼見佛菩薩享福，而要自己修苦行，就不能相信佛所教的。佛教我們修苦行，自己要先修苦行，作個榜樣，我們才會心服口服！

我們吃苦，以為真的吃苦。佛修苦行，佛苦不苦？不苦，佛在惡逆境中沒有苦受，在善順境中沒有樂受，他的心永遠是清淨、平等的。凡夫心有苦樂憂喜捨五種受，真的有苦、有樂。苦樂兩邊都捨離，才是真樂。離苦得樂的樂，不是苦樂之樂。苦樂的樂還是苦，還是有問題的。

『不重經教，謂之宗下』，佛法教學大分宗門、教下兩門。「宗」專指禪宗，禪宗不著重文字，不著重經教，它著重悟性。禪宗接引的對象是上上根人。『依文字，起觀照，證實相者，謂之教下』，這是從經典研究、探討，依照經典的理論、方法來修行，稱為「教下」。『此佛家自稱宗教也』，此是佛家自稱「宗教」之由來，與社會上一般人講的宗教，意義概念完全不同。佛家講的「宗」是禪宗，禪宗以外的宗派統稱為「教」。中國佛教總共有十個宗派，除了「禪宗」之外，其餘九個宗派都稱「教下」。

現在學佛很難有成就，原因是佛教已變成「宗教」，而以宗教徒對

於宗教的狂熱，皆以此種心態來學佛。如果此人心地很清淨、很善良，來生的果報是人天福報。換言之，佛法真正修學的目的，與此毫不相干；宗教式的學佛門路全走錯了。不但禪宗以悟明心性為主，教下也是這個目的。只是方法、手段不同，方向、目標決定是一致的。

淨宗念佛求生淨土，還是這個目標。古德說得很清楚，「但得見彌陀，何愁不開悟」。我們業障重，煩惱習氣重，參禪不開悟，研教也不能開悟，老實念佛求生淨土，見到阿彌陀佛，就開悟了。阿彌陀佛有大智慧、有巧妙的方法，跟他學習容易開悟。此乃十方一切諸佛菩薩，為我們介紹的最高明的老師；同時生到西方淨土永脫輪迴，這個目的就達到了。

3、智者大師以「實相之慧，修無相之檀」為本經之宗。

智者大師解釋《金剛經》，都是取《金剛經》的經義作為綱領，為我們說明修行的方法，以「實相的智慧，修無相之檀」。「檀」是布施。什麼是無相之檀？不分別諸相，不執著諸相，就是真實智慧。布施之時，心裡不留痕跡，若無其事，這才是『無相之檀』。著相布施是感情、情識，念念不忘自己做多少好事、多少功德。其實你把《金剛經》參透了，就了解著相布施全錯了，所得的果報很小，三界有漏的福報而已。

如果是無相的布施，福德不可稱量；縱然修小施，得大福德。因為他的心量大，盡虛空、遍法界，得福總與心量相應。著相的福有界限，所以修大布施，得小福。這是本經修行的宗旨，修行的綱領。

4、江註以「離一切相，修一切善」為本經依體起修之妙宗。

江味農居士所說的，與智者大師沒有兩樣。江居士是近代人，所說的淺顯易懂。智者大師是古人，用的文字比較深，二者是一個意思。

『離一切相』，不著有；『修一切善』，不著空，空有二邊都不著，就符合世尊在本經教導的精神。

5、本經修宗，在「無住」二字。全經觀門、行門，盡在其中。

當年六祖惠能大師聽忍和尚講《金剛經》，講到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他就開悟了！一悟一切悟，向下經文不必講了，完全通達。不但《金剛經》通達，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經教都通達。不但佛法通達，世間法也圓滿通達，這才是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。於是後人就認為《金剛經》這二句話最重要；其實不然，每個人的機緣不一樣。其實《金剛經》上每一字、每一句，都能令人徹底覺悟。《金剛經》如是，其實一切經、一切法，又何嘗不如是呢？但是「無住生心」，的確是《金剛經》上很重要的修學綱領。

『無住』就是不執著，一切法都不執著，世出世間法，空有二邊都不執著。實在講，惠能大師的根性與常人不同。他初見五祖時，五祖問他：「你到佛門裡來，想求什麼？」他答道：「來求作佛！」這個口氣了不起，他到佛門是來作佛的。我讀《無量壽經》，對法藏比丘佩服得五體投地，他比六祖高明。六祖只說作佛，而法藏在世間自在王佛面前說，不但要作佛，而且要超過諸佛。

我們觀察六祖的願心與常人不一樣，他改正神秀禪師的偈子，與《金剛經》修行的方法就相應。神秀要「時時勤拂拭」，六祖將它改為「本來無一物」。「無住」就是本來無一物，心境多麼清淨！

「觀門、行門」二句很重要。『觀門』就是對於宇宙人生的看法、想法。『行門』就是怎樣過生活。凡夫過的是無邊苦海的生活，諸佛菩薩過的是圓滿智慧的生活。我們如何脫離苦海，過佛菩薩高度智慧的生活，這是行門。觀門、行門、修學的精華、綱領都在這部經中。

此經愈往後、愈精采，愈往後、愈明顯。前半部所講半吞半吐，後半部則完全說出來了。《金剛經》味道很濃！

6、大智度論云：般若要旨，在離一切法，即一切法。

『離一切法』是無住，『即一切法』是生心，生心與無住是一、不是二，是同一樁事，是同時的，沒有先後，沒有次第。生什麼心？自度（自己覺悟）度他（與一切眾生共同覺悟）之心。雖生心，決定不

能住，有住就錯了。「住」就是著相、分別、執著，心就不清淨。心裡有一物，就不是能大師所講的「本來無一物」。明白這個原理，就能體會到，空有，真妄，善惡，是非，人我是同一樁事情，「情與無情同圓種智，盡虛空遍法界是一個自體」。若能領悟到這一層次，契入這個境界，就不是凡夫，是法身大士。世尊講經說法真正的目的，就是希望眾生能契入這個境界，證得這個境界。

7、經云：離一切諸相，則名諸佛。又云：以無我人眾壽修一切善法，則得阿耨菩提。阿耨菩提者，實相般若也。離一切相修一切善，觀照般若也。因觀照而證實相。

以此段經文作明宗的總結。世尊在本經告訴我們，離一切相就稱為『諸佛』。此處講的「諸佛」是指從初住菩薩一直到究竟佛果，總有四十二個階位，是指分證位佛。由此可知，分證位的菩薩確實是佛，分證佛不是假的。

大乘經典裡，如《法華經普門品》說：「應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現佛身而為說法」。什麼人能現佛身？圓教初住菩薩，別教初地菩薩以上，都能隨心應量。〈楞嚴經云：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〉，都有能力示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以佛的應化身示現在世間教化眾生，所以稱為「諸佛」。這個地位也就是《華嚴經》講的「法身大士」——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覺，四十一個位次。

要想證得法身，必須破一品無明。世尊在此教我們「離一切諸相」，才有能力破無明、證法身。如果著相就不行；著相修行，修得再好，能出三界，不能出十法界，也不能見性。如果修不好，三界都出不了。粗相不能執著，「粗相」指世出世間很粗顯的形象。經云：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」。此四相就涵蓋世出世間一切諸相。動物、植物、礦物，乃至大自然種種現象，總不離這四相。

微細的四相很難離，難在自己還沒有能力發現。一定要從粗顯的地方離，譬如「名聞利養」是很粗的相，若不能捨棄放下，決不能出

三界。念佛也不能往生，對於修行人是大障礙。「五欲六塵」，「五欲」是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；「六塵」就是六根接觸的對象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這些都是很粗的相。

經上教我們「不住」，教我們離都是放下、不可執著的意思。要從內心對一切法不執著，決不能放在心上，這樣才能斷煩惱。粗的煩惱，見思煩惱是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、惡見；細的煩惱就是無明。對一切法不執著才能得定，定功深了，才有能力破無明；假如還執著一切法相，還不能放下，「定」怎能成就？要有很深的定功，才能破無明，證法身，入諸佛的境界。

『以無我人眾生壽』就是離四相、離一切相。經上將菩薩的標準說為，「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」。「非菩薩」就不是菩薩。此處的菩薩，標準相當高，是指大乘明心見性的菩薩，也就是法身大士，是真菩薩。在佛教裡有權教、實教，「實」是真實，這是真實的菩薩。通常像我們受了菩薩戒，也認真努力修學六波羅密、修學十大願王，這也稱菩薩。所以，有名字菩薩、觀行菩薩、相似菩薩，這三個位次的菩薩沒離四相，都不在《金剛經》上。《金剛經》的標準最低限度是分證菩薩，四相都離了。天台家講六即佛，菩薩也是六即，我們要辨別清楚。

在這部經裡，世尊屢次重複四相；他的用意，我們不難體會。即使念一遍《金剛經》，若問佛在《金剛經》裡講些什麼？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」，便會記得。因為在經上重覆念了很多遍，這就是教我們牢牢記住，一定要離相。不離不行，不離不能「見性」，我們所希求的無上菩提沒分。「阿耨菩提」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無上菩提。無上菩提是成佛之法，證得無上菩提就成佛了。所以，世尊在此教導我們要離相，離一切諸相，包括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要認真的修善，真實利益一切眾生的即是善。什麼是真實利益，標準在那裡，對初學的人來說，還是模糊不清；必須講得更清楚明白一點。幫助一切眾生開悟，這是善。如果在一切善法中，不能幫助眾

生覺悟的，都不是真善。佛法講，菩薩幫助眾生，度眾生，第一要幫助眾生覺悟，我們就能體會需要發心弘法利生。

世尊當年在世，一生就作榜樣給我們看，到處講經說法，將宇宙人生的真相為大眾講解明白，勸人離相修善。佛不但在言語上教導我們，還以身作則，這是行菩薩道。往後我們讀到經文，就能看出世尊一生言行的細密之處，點點滴滴都為後學人作好樣子，讓我們向他學習。所以，佛教化眾生不僅是言教，有身教，有意教。身、口、意三業，都是究竟圓滿的教導。我們要學佛念念幫助一切眾生覺悟，這是正法，決定不要讓眾生有疑惑、誤會，走向迷信。這樣的修學才能得阿耨菩提。

『阿耨菩提』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翻成中文是「無上正等正覺」，也是經上所講一切善法的絕對標準。幫助眾生覺悟，要正覺，不是邪覺。決定是離相，明心見性的這個方向、道理就是「正覺」。世間法裡也有覺，世間的科學家、哲學家，對於宇宙人生也有相當的覺悟，但是他們未能破無明，未能見本性。這種覺不能算是正覺。世間一些宗教家對於宇宙人生，也有相當程度的覺悟，但是不能超出三界十法界。印度的宗教比一般宗教高明，他們修證可以生到非想非非想處天，依舊出不了三界，這也不能算是正覺。正覺唯獨佛法中有。換言之，一定要離四相，才得到正覺，在佛門稱為「阿羅漢、辟支佛」；再向上提升稱為正等正覺。

佛法確實是「正」字招牌，正覺，正等正覺，沒有離開「正」，正而不邪。「等」是等於佛，還未成佛；也是平等的意思。「平等覺」是法身菩薩所證的。換言之，見了性，性是平等的，所以見性的菩薩稱為「正等正覺」。從圓教初住至等覺菩薩，都稱為正等正覺。見性之後與一切眾生接觸，是用真心不用妄心。沒有見性的人用妄心，不會用真心。妄心就是意識心、生滅心，一個念頭起，一個念頭滅，用的是妄想心、生滅心。見性之後，破一品無明，證一分法身，用的心與如來果地上的真誠心一樣，用真心。真心是永遠不變，清淨、平等的，

真心決沒有分別、執著，所以稱作平等心，真的達到清淨平等。用這個心，即稱之為正等正覺。

正等正覺達到究竟圓滿，就稱為「無上」。如來果地上所證的，一般也稱為「圓覺」，圓滿的正覺。我們對他用很尊敬的稱號，「大覺」——圓滿大覺，此即如來果地上所證的。是不是真的得到？如果真的有「得」的念頭，則還有「我相」。「我得，你沒得」，我相、人相，四相具足，確實沒得。這是佛不得已，而方便說法，假設有個得，其實沒有得。「得而無得，無得而得」，說有得就錯了，說無得也錯了。因為究竟圓滿的大覺，是自性本來具足的。本來沒有的，現在得到了才是得。佛說一切法，都是我們自性本來具足的，只是現在迷了自性，智慧德能不能現前。佛教我們斷除一切妄想雜念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心地立即恢復清淨。清淨心中，智慧德能又現前，似乎得到，其實是本有的。所以，大乘經上常講「圓滿菩提歸無所得」，是真的得無所得，此即是入不二法門。

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即本經『實相般若』。這一樁事佛說了許多名詞，用意皆是教我們不要執著佛教的名詞術語。實相般若就是真如本性，就是自性清淨心。『離一切相，修一切善』是從事相講的，般若是從體上講的；事相也可以從作用上講。有體當然有用。「自受用」是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念念不迷，「他受用」是幫助一切眾生覺悟。無論自受用、他受用，都稱為『觀照般若』。若不能離相修善，縱然修觀照，卻沒有般若。般若就是離一切相。懂得離一切相，你就有智慧。因為能離一切相，修一切善，心行永遠清淨，不被外境污染，這是智慧。

世間有不少人修一切善，而不知道離相；修的善行很多，心不清淨，心裡還有妄想、分別、執著。心不清淨就沒有般若。縱然有觀照，沒有般若。若不清楚這些道理，修行用功時，往往將佛的教訓錯會了。自己修行沒有成就，沒有結果，反而埋怨佛菩薩講的話不靈，以為上當，被佛菩薩騙了。其實佛菩薩講得很清楚，是自己沒有搞清楚，誤會佛的教導，還怨天尤人，罪上加罪，過失就太大了。

觀照與般若的意義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般若是佛母，一切法從般若生。我們學佛，尤其是學金剛般若，目的是希望能生活在圓滿智慧之中，這就是金剛般若。我們真的得到受用，真的得到好處，在生活中，點點滴滴都是離相修善，穿衣、吃飯都不例外。穿衣有穿衣的樣子，吃飯有吃飯的樣子，規規矩矩，如理如法，這就是善法，就是智慧。肯做，肯堅持，是高度的智慧。無論有人看見，或者沒人看見，絕不改變樣子，這是觀照。觀照就在日常生活中，處世、待人、接物之中。因觀照功夫得力，才能證入實相，即是融般若與生活，一切法一體不二。這是修行的總綱領、總原則。

◎辨用

『用』是作用、功用。說明依照這個方法修行，能得什麼好處。依照此法修行，若得不到好處，修它幹什麼！

1、明宗，是明因位之修；辨用，是辨果地之證。而顯體，是顯因果之目的。

『辨用』是指受用。依照此法修，得到什麼樣的受用及好處。『顯體，是顯因果之目的』，「體」是根本。修因證果，『修』，依此體性與之相應；『證』，還是證此體性，一切諸法沒有離開體性。

2、「佛言：一切眾生，皆有如來智慧覺性，但以妄想執著所障，不能證得。」妄想，分別心是；執著，我法二執是。

這是世尊在《華嚴經出現品》說的。佛明顯地說明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，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。如來的智慧是圓滿的，德能是圓滿的，體相也是圓滿的。經云，「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」。我們的德相本來如是，但現在長得很醜，一個好相也沒有。原因是「相隨心轉」。心醜，相就醜陋；心善，相就善；心美，相就很美。你修好心，修善心，真善美慧；別人見到你的相貌，既善良又端莊。佛菩薩的相貌何以如此圓滿，就是心中真善美慧的顯露。

原本一切眾生皆如佛菩薩相好光明，但以妄想執著所障，將我們本具如來智慧覺性障礙住了，所以才變成今天這個樣子。每個人的相貌不同，六道眾生相貌不同，就是因為業障有淺深不一。障深的，相貌就比較難看；障淺的，相就比較好。譬如，人的相貌不如天人，天人的相貌比我們圓滿；畜生的相貌不能和人比，餓鬼的相貌又比畜生差。再仔細觀察，現代人的相貌比不上古人，古代人相貌圓滿。唐人、宋人的畫像是照真人畫的，比我們現代人的相貌圓滿多了。原因是他們古代人心比我們善良、淳樸。現代人的頭腦，平常所想的都是些奇奇怪怪的事，這些都是被電視裡的妖魔鬼怪誘惑感染的。這兩年襯衫上流行印花，我在美國看他們印的，前後都是妖魔鬼怪！看了寒毛直豎，毛骨悚然，這不是好現象。小朋友打的電動玩具，裡面畫的人，不是人相而是妖怪。從小讓小孩接觸這些，將來他們的相貌就不如我們這一代；必須加以防患，加以辨明。有些同修做印花襯衫，我們提倡印「彌陀弟子」，印先哲格言。今天講《金剛經》，就印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。我們宣揚正法，穿衣服也是令人覺悟，選經上的好句子來印，希望大量做，開社會風氣，引導大眾學佛開悟。

『妄想，分別心是；執著，我法二執是。』眾生的障礙在那裡？「妄想」就是分別，是所知障；「執著」就是煩惱障。堅固的執著，以為己身及能思惟想像的是「我」。如西洋哲學家所謂「我思故我在」。佛言能思惟想像的不是我，是「我所」。堅固執著我人眾生壽者四相，因此不能證得真我，雖然本來是佛，但不能如諸佛如來智慧自在。

3、起信論云：「以不達一法界故，不覺念起，而有無明」。不達即不覺，無明即妄想執著。

《起信論》是馬鳴菩薩的著作，全名是《大乘起信論》。由此可知，這是大乘入門的教材，有相當高的深度，不是小乘入門，因此與《金剛經》所講的境界相同。《金剛經》的標準是破四相，《起信論》所說的也是這樣的境界。馬鳴菩薩教我們，讀經聞法要「離言說相，離名字相，離心緣相」，豈不與《金剛經》所講的「離一切諸相，修一切善」；

是同樣的境界。

『以不達一法界』。「達」是通達。一切眾生不能通達實相。「一法界」即本經講的「實相般若」。實相般若就是一法界，一法界就是實相般若。《華嚴經》云「一真法界」。法界的確是一真，法身大士所見的，所證得的，就是一真法界，而不是十法界。迷的時候有十法界的幻相，悟了卻是一真法界。由此可知，十法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是迷了以後產生的幻覺；法界原本是一真。

『不覺念起，而有無明』。無明即從此來。馬鳴菩薩是這樣說的，而世尊在楞嚴會上對富樓那尊者說的，與馬鳴菩薩的講法很相似。世尊說：「知見立知，是無明本」。無明的根本，是知見立知；知見就是實相般若，即《法華經》上說的「佛知佛見」。佛知佛見裡再建立一個知見，就錯了，所謂頭上安頭，即是無明。

『不達即不覺，無明即妄想執著』，通情達理是覺悟，情是識心，理是自性，照達性識真源，是謂大覺。不明此事，迷而不覺，無明是妄想執著的根源，妄想執著是從無明來的。由此可知，妄想執著斷除，無明就沒有了，自性自然開顯。

4、此經大用，能開眾生究竟圓滿之智慧。此智為一切眾生性體所本具，即是眾生皆有之如來智慧覺性。

這句說得很明白，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的用處，就是能開顯眾生究竟圓滿的智慧，不是小智慧，是自性本具的智慧。

『此智為一切眾生性體所本具』，般若圓智是生佛自性，本來具足的，因為迷失自性，圓智不能現前。世尊說金剛般若，就是幫助我們破迷開悟，此『即是眾生皆有之如來智慧覺性』。因此，我們要恢復自性，要證得性識，不能不重視金剛般若，不能不認真探討金剛般若。一切明瞭之後，生活行持自然與金剛般若所講的教訓相應。

5、性具智開，不覺者覺，無明者明，便是通達一真法界，便是從根本上破障斷惑。

『性具智開』，自性本來具有的智慧開顯了。『不覺者覺，無明者明』，我們過去不覺，現在覺悟了；過去有無明，現在明了，『便是通達一真法界，便是從根本上破障斷惑』。所以，佛在經上說，本經教學的對象是發大乘心者，是發無上乘心者。如果你真的發如是心，《金剛經》對你就很有用處，能滿足你的大願，幫助你、引導你證入大乘，這大乘是法身菩薩位。這一部經真的有此能力嗎？真的，一點都不假。只要你明白經義，依教奉行，就不難得到。所以佛在此經為我們講的道理、方法，皆是從根本上破障斷惑，而不是一般的大小乘經典，教你斷煩惱是枝枝葉葉。像我們砍樹，你先將樹葉一片片摘掉，然後才再將小枝剪掉，這多麻煩。會砍的人從根鋸下來，豈不是都解決了。《金剛經》的辦法，是從根本上解決，不是從枝葉。

6、當知發大慈悲心，便是開此智。依教發心，分別心已融，我見潛消。故令發無上菩提心，滅度所有眾生入無餘涅槃，而實無眾生得滅度。全經不外發揮此義。並忘其為菩提心，直令向一念不生處契入。

這一節文即是講從根本破障斷惑。佛的方法非常善巧，巧妙極了，我們確實做得到。方法雖然巧妙，我們做不到也等於零，佛也等於白說了。佛教我們從發大慈悲心做起。

佛家常說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」，佛教我們發大慈心。慈悲上加一個「大」是什麼意思？真誠清淨平等的慈悲就是大慈大悲。如果是有條件的慈悲，那就不能稱為大慈悲。有條件就不清淨不平等，這不是大慈悲。佛法講，有四種慈悲心：

第一、「愛緣慈悲」—我喜歡的人就對他慈悲，不喜歡的人就沒有慈悲，這是愛緣慈悲，完全是感情的。

第二、「眾生緣慈悲」—我喜歡家人，將愛心擴大，所以稱為「博愛」，也能愛護一切眾生，對一切眾生都慈悲，這是眾生緣慈悲，比愛緣慈悲，範圍大多了。

第三、菩薩的慈悲稱為「法緣慈悲」—佛所講的道理，他明白了，能以平等心觀察一切眾生，幫助一切眾生。聽了佛法，開悟了，佛教我們這麼做，我就這樣做，依教奉行，這是法緣慈悲。

第四、如來果地稱為「大慈大悲」—這是無緣的慈悲，沒有條件。菩薩法緣慈悲還是有條件的，因為聞到法，我要遵照老師教誡，依教奉行。必須做到無條件，心地真誠清淨平等，沒有分別執著，才是真正菩提心。世尊在此教我們發這個心，這才是從根本修。因為無條件就與清淨心相應，與真如本性相應。這個方法真是高明到極處，般若智慧從此而生，從大慈悲心裡生般若智慧。

『依教發心』，世尊在本經教導我們怎樣發心，我們就好好學。果然明白，學會了，分別執著就沒有了。佛教導我們離一切諸相，離我見、離四相，硬要離，好難，好不容易。經上教我們這個妙法，是教我們發心像佛一樣。經文開端，佛說自己發的心是『滅度所有眾生入無餘涅槃』。「滅」是滅妄想、滅煩惱、滅分別執著。一切眾生皆有妄想、煩惱、分別、執著。佛幫助一切眾生，將這些妄想分別執著都滅掉，此即破障斷惑；幫助一切眾生證入無餘涅槃。「涅槃」是不生不滅；「無餘」是究竟圓滿。

二乘人也有「涅槃」，阿羅漢、辟支佛所證。他們的塵沙無明沒斷，所以不是究竟、不是圓滿的。分證諸佛，從圓初住到等覺。等覺菩薩還有一品生相無明沒斷，還不是究竟圓滿。這一品生相無明斷了，才是究竟圓滿，稱為無餘。佛要幫助眾生到什麼地位？幫助他證得究竟圓滿的佛果。幫助他證得等覺菩薩還不夠，責任義務還沒盡到，一定要幫助眾生成佛。如地藏菩薩說的，眾生不成佛，他就不成佛，這樣的大願心，才是大慈悲心，才是「修一切善法」。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，「一切善法」是指此，不是別的善法。

修一切善，要離一切相。佛言『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』，是教導我們決定不執著度眾生的相。我能度，眾生為我所度，我為眾生說種種

佛法，皆不可執著，是謂之「三輪體空」。「修一切善，離一切相」，即是大慈悲心。全經所說，不外乎這兩句。到最後，『並忘其為菩提心』。《金剛經》下半部說，「菩提心者，即非菩提心」，菩提心也不能執著。執著菩提心就不善，就沒有離相，離得不乾淨，所以說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。佛法，當然要。我們是凡夫，一定要依靠佛法才能得度。要佛法，但是不能執著佛法。正要的時候就不執著，這才高明，才是「金剛般若」。如果現在正要時執著，直到過了河，得度之後才不要，才不執著，就不是金剛般若。一般的大小乘佛法是過了河，船不要了。金剛般若不是，在船上就知道，利用船得度，而不執著船；不是過了河才不執著。這是從根本破障斷惑。當下就不執著，就是清淨心，就是平等心。這比一般漸修的菩薩，高明太多了，直截了當向一念不生處契入。『一念不生』就是無餘涅槃。可見這部經的功用的確是不可思議。

7、一切眾生，以不覺十法界同一體性，妄想分別，起人我見，遂生三毒，造罪受苦，輪迴六道。愈迷愈苦，愈苦愈迷。縱有善根遇善友勸令發心，歸依三寶。以夙世障緣，疊起環生，欲修不得，修亦難成。故懺悔業障，極關緊要。

宇宙萬法一切眾生，原是一個心性，一個生命共同體，實際上就是一真法界。因為不覺，才將一真法界變成了十法界。見不到真相，看到的皆是妄相；十法界是虛妄的。妄依真起，妄沒離真。當我們分別執著時，有十法界；離開一切分別執著，十法界原本是一真法界。虛空法界一切眾生原本是一真！

『妄想分別，起人我見』，我等不曉得法界原本是一體，這才生起妄想、分別、執著。『遂生三毒』，貪、瞋、癡，三毒煩惱跟著生起。我們在講席中常常提起，同學們必要重視。我們的身體不健康，原因為體內充滿了三毒。我們的心裡有嚴重的病毒，就是貪、瞋、癡三毒。世出世間一切病毒，都沒有這個毒重。心壞了，身還能好嗎！諸位看現代社會，奇奇怪怪的病很多。疾病的根源從那裡來的？科學家、醫

學家研究種種細菌，都不對；是從貪、瞋、癡三毒來的，這才是真的。一定要認識清楚，曉得這個病的嚴重性。

佛法常比喻佛菩薩是大醫王，佛所說的一切法就是「法藥」，專治三毒病根。尤其是金剛般若，特別有效。如果能將三毒拔除，我們就恢復健康。健康的人是佛菩薩；不健康的人是凡夫。佛法帶給我們健康，健康才長壽，長壽是無量壽。因為有三毒，所以才造業，造一切惡業。『造罪受苦，輪迴六道』，只要是在六道，必然是『愈迷愈苦，愈苦愈迷』；這是必然的惡性循環。我們從無量劫輾轉至今，冷靜仔細想想，不難體會，在座每位同修都有非常深厚的善根。佛在《金剛經》，在《無量壽經》講，為什麼有這樣深厚的善根，到今天還落得如此地步？雖然生生世世修一切善，「沒有離相」，毛病在此。貪、瞋、癡沒有除掉，為什麼修一切善？為貪。目的搞錯了。佛教導我們修一切善，是斷貪；結果我們弄錯了，聽說佛門捨一得萬報，今天捨一塊錢，明天得一萬塊錢。一本萬利，將學佛當作生意看待，當作投資，這不是大錯特錯嗎！所以我們的三毒不但沒減少，反而生生世世在增長，所以才搞得今天這個樣子。

畢竟是善根深厚，所以在釋迦末法時期、亂世之中，我們還能遇到純正佛法，不能不說是善根、福德、因緣深厚。若沒有無量劫的修積善、福，如此勝緣決定遇不到。我們遇到了，就是有機會斷三毒，有機會覺悟，有機會成佛。只要我們能抓住機會，決定不放鬆，知道過去生中學佛學錯了，這一生決定不再做錯事；要將佛在經上講的理論、方法搞清楚。如理如法的修學，才能證得正果。換言之，一些善根、福德薄的眾生，他們很難遇到正法。

『縱有善根遇善友勸令發心，歸依三寶』，這是我們常常見到的。『以夙世障緣，疊起環生』，「環」是循環。『欲修不得，修亦難成』。所以，我們時常勸同修、勸朋友，他相信了，過幾天又不信了；邀他來聽經，聽了兩天，蠻有興趣，過兩天又因事故不再來了。這就是障緣，有業障，有惡緣。能讀、能誦，能聞無上甚深之法，是大善根、

大福德、大因緣，有業障就不行，沒有成就的機緣。此事在我們周邊都看得到，非常明顯，即使他很想修學，卻有障礙，所以他修也不能成就。『故懺悔業障，極關緊要』，世尊在本經教我們懺悔的方法。

8、經云：「端坐念實相，是名真懺悔；重罪若霜露，慧日能消除」。持名念佛，暗合道妙，即是行深般若，無異念實相，是故能滅重罪，能消重業。

這首偈是世尊在《法華經》上講的。如何能懺除重罪？佛教導我們『端坐念實相』。「端坐」，大家千萬不要誤會，這不是教你一天到晚打坐。此處講的端坐念實相，就是六祖大師在《壇經》中講的「坐禪」，也就是本經末後開示修學的總綱領：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。這兩句話就是『端坐念實相』。「端」是端正其心，不是身。身端坐沒用處，心要端坐、心要端正。心離妄想執著就端正。「坐」是不動。佛說四威儀，就是四種姿態：行、住、坐、臥。走路是動的；站著雖然不動，卻不穩當；躺著雖然不動，但不莊嚴。坐著是不動的相。所以，取「坐」義，不是真坐。要心不動，也就是六根接觸外境時，雖見色、聞聲，心裡不分別執著如如不動。端坐是這個講法，這就是念實相。

「實相」是真心。真心離念，離一切妄念；有念就不是實相。諸位千萬不可誤會，端坐念實相是老老實實坐著念《金剛經》，那就錯了，那是依文解義，三世佛冤；你將佛的意思錯解了。所以，這一句話真正的意義：是教我們在一時、一切處，順、逆境緣中都能不起心、不動念、不分別、不執著，如如不動。這才是『端坐念實相，是名真懺悔』。常常保持清淨心，清淨心是真心；也就是保持第一念，第一念是真心。第一念是實相，第二念就變了。諸佛菩薩能永恆保持第一念；凡夫保持不住，第二念就有分別、執著、妄想，即就不是實相。離一切分別、執著、妄想，才是實相，才是真懺悔。

『重罪若霜露』，霜與露水存在的時間很短暫，太陽出來就沒了。無量劫來，我們造作極重之罪，如同霜露，只要般若智慧現前，這些

罪業都沒有了。為什麼罪業都沒有了？《金剛經》上講得很清楚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。無量劫所造的罪業也是夢幻泡影，覺悟相妄，業障自然消除，。但是凡夫總是不覺，總在三途六道，決定有果報，無法避免。換言之，只要有念、有我、有人，有四相，善惡果報就得受；若離四相，則得正受。不分別執著「我」相，苦報自然不昧。只要有我，就有得受的。因此，我相、我見，不能不捨，不能不離；否則永淪三界六道，苦報受不盡，生生世世無量劫都得受。

離我相、我見，談何容易？《金剛經》上說的道理不錯、方法不錯，你試以此方法修，恐怕萬中難有一個修成功。眾生無始劫來，執著四相的習染根深蒂固，無能拔除。起心動念皆是我，不必想，不必思考，自然就現前，多麼可怕！想斷，斷不了；想離，離不開，這是事實。

如果沒有淨土法門，沒有帶業往生，老實說，末法時期沒有一個人能出三界，沒有一個人能有成就。無論修學什麼法門，不離四相，就不能成就，頂多修一點三界的有漏福報而已。除此之外，還能有什麼成就！幸虧有帶業往生的法門。阿彌陀佛大慈大悲至極，十方諸佛如來、諸大菩薩，沒有一個不勸我們求生淨土，道理在此。諸佛菩薩的願心是希望我們早日成佛，早日脫離輪迴苦海。須知只有阿彌陀佛淨土法門能做到。諸佛菩薩與凡夫不一樣，凡夫分別、執著，是情見；諸佛菩薩圓滿智慧，沒有絲毫私心，都勸我們往生極樂世界。釋迦牟尼佛是我們的本師，他沒有教我們念他的名號，而教我們念阿彌陀佛，教我們求生西方淨土。我們能依教奉行，才是釋迦牟尼佛的好學生。

有些眾生感情很重，認為釋迦牟尼佛是我們的本師，我們怎麼可以離開他到極樂世界去！不但在家人執著，還有很多出家人也有此執著。我遇到過，他們還勸我不要念阿彌陀佛，不要求生極樂世界，要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這個誤會很深。

『持名念佛，暗合道妙，即是行深般若，無異念實相，是故能滅重罪，能消重業』，佛這麼說，菩薩這麼說，古來祖師大德也這麼說，還會錯嗎！般若的理論、方法懂了，卻做不到，怎麼辦？老實念佛就成了，念佛就是究竟圓滿的金剛般若。江味農居士就是好榜樣，他就是老實念佛。他臨命終時，瑞相多好，走時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告訴大眾：「金光遍地，佛來接引」！凡是這樣明白說：見到佛來接引的人，決定往生。持名念佛法門，非常不可思議。不要看它很簡單、很容易，它與最深、最不可思議的妙法相應，與金剛般若相應，與《大方廣佛華嚴》相應，與《妙法蓮華》相應，皆相應，所以說『暗合道妙』。

「持名念佛」四字，總括諸佛圓滿法藏，其義深廣無盡，故說即是真正行深般若波羅密多；《般若心經》所說的，它真的在做。真的在修深般若波羅密多，就這一句佛號。行深般若波羅密多，離一切相，修一切善，是不是符合這個標準？老實念佛的人，心裡只有一句佛號，其他的什麼都沒有，即是「離一切相」；這一句佛號，善中之善，沒有比這更善的，一心持名就是「修一切善」。我在《無量壽經》向諸位詳細介紹，整個佛法，不但是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說的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如來所說無量無邊的法門，到最後歸納總結就是一句「阿彌陀佛」。所以，『阿彌陀佛』是諸佛所說、所證、所修一切法的總綱領，真的是究竟圓修一切善。

念佛法門最要緊的是一心稱念；二心稱念，就不符合。二心念佛是修一切善，但是沒有離一切相；一心就離一切相。所以，要是二心念佛，與金剛般若不相應；一心稱念就相應。念佛時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心裡只有一個念頭：求生極樂世界，求見阿彌陀佛。除此一念之外，別無二念，身心世界都放下了。才是「離一切相，修一切善」，與金剛般若完全相應，所以是真幹，真的修金剛般若波羅密。

『是故能滅重罪，能消重業』，極重的罪業，這一句佛號都能消得乾乾淨淨，任何法門不能與它相比。所以，真正明白佛法的人，真正

希望消業障的大德們，就是一個念佛堂，一切經咒不念，一切懺法也不要，依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，消災滅罪，開智慧，得福報，圓滿的成就了。

9、念實相者，空有不著，雙照二邊。實相之慧，從大悲生，以大悲廣修六度，得無量福。

「端坐念實相」，念阿彌陀佛就是念實相。因為念實相是空有兩邊不著。我們念阿彌陀佛，放下身心世界一切萬緣，即是不著有；一句阿彌陀佛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即是不著空。空有兩邊不著，所以一心稱念，就是念實相，要不然怎麼能滅罪。『雙照二邊』，是空有兩邊都不著。

『實相之慧，從大悲生』，念佛人就是大慈大悲。因為要往生極樂世界，見阿彌陀佛；為的是明心見性，得無上菩提，廣度眾生。自己有智慧、有能力，像佛菩薩一樣，應機施教，應以什麼身得度，就能現什麼身相，這才是念佛成佛的真正目的。所以，沒有見到阿彌陀佛之前，我們想度眾生，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；縱然發懇切的願望，沒有智慧、能力，也是枉然。修學其他法門，要像佛菩薩一樣能自在現身，談何容易！即使遇到真善知識，如法修行，經上講，欲證得法身大士的地位，至少還要修三個阿僧祇劫，才有此本事。三大阿僧祇劫是天文數字，時間太長了，還是念佛往生淨土好。

《無量壽經》中的四十八願，是阿彌陀佛自己宣說的，是淨宗的根本。淨土三經，無非是四十八願的詳細介紹而已，其根源即是四十八願。佛在四十八願明白告訴我們，生到西方極樂世界皆是「阿惟越致菩薩」，就是《彌陀經》講的「阿鞞跋致」。這是梵語，翻成中文是「七地以上」的不退轉位。我們若依其他法門修至七地菩薩，必須經歷兩個阿僧祇劫。念佛法門不費力，超過一般菩薩修行兩個阿僧祇劫，所以有能力分身。十方無量無邊的世界，眾生有感，就有能力應，感應道交，這才能普度眾生。

「真實智慧」是從大悲心生的，我們念佛求生淨土是大慈大悲。有些人念佛功夫不得力，因為沒有慈悲心。要是有大慈悲心，功夫必定得力，決定不會退轉，不會疲厭。沒有慈悲心，念幾句佛號就累了，就要休息，如何能得力。

『以大悲廣修六度，得無量福』，修法都在日常生活中，如釋迦牟尼佛為我們表演的穿衣吃飯、待人接物，這些地方皆修圓滿的六波羅密，福慧二足尊是得無量福。

經體為生實相。修宗為離一切相，修一切善。離相，觀空也，修慧也。修善，不住空也，修福也。此是真懺悔，能滅重罪定業。內外障緣，一齊銷盡。

『經體為生實相。修宗為離一切相，修一切善』，此是修學的綱領。

『離相，觀空也，修慧也』，離相是修慧、觀空。『修善，不住空也，修福也』，離一切相是修慧；修一切善是修福，福慧雙修才能圓成佛道。我們受三歸依時念「歸依佛，二足尊」。二足尊就是佛。「足」是滿足、圓滿的意思，沒有絲毫欠缺。「二」是兩種圓滿，一是智慧圓滿，一是福德圓滿。修行要福慧雙修，不能修慧不修福，或修福不修慧。如果修福不修慧，果報決定在六道，不能出離三界。修慧不修福，可以出三界，能證小果，如小乘的阿羅漢、辟支佛、權教菩薩。雖證果，而沒有福報。

經云：「修慧不修福，羅漢托空鉢」。阿羅漢到外面托鉢，沒有人供養他，沒有福報，不能度眾生。雖然有智慧，但是與眾生沒有緣分。因過去生中不與人結緣，托鉢都托不到，人家不供養，還能為人說法？沒人聽你的。由此可知，成佛的目的是為普度眾生，若不修福，怎麼能度眾生！所以學佛的人，一定要懂得福慧雙修，慧重於福。知道這個道理，才曉得「離一切相」是主修，第一重要；「修一切善」是輔助，也非常重要。「相」就在修一切善裡「離」。不修一切善，也沒得離。一定要懂得「離相修善」，才是福慧雙修，才是真懺悔。

學佛最忌諱的是修福不修慧。佛門這樣的弟子很多，喜歡修福，喜歡福報，喜歡享福，不要智慧。修的是癡福，福報到那裡去享？因為愚癡，若變畜生，則到畜生道去享。佛在經上說：修福不修慧，大象掛纓絡。修癡福，到畜生道投胎為大象。象是國王的坐騎，從前國王出門沒有汽車，都是馬與象。國王乘的象，金、銀、琉璃、七寶掛滿一身，牠就享這種福報。現在國王出門不騎象，改坐車，但是現在享福的畜生很多。要是修福不修慧，來生都被外國人當寵物飼養。所以必須要懂得福慧雙修，慧重於福！這很重要。

『此是真懺悔，能滅重罪定業』，許多大乘經論說，「定業不能轉」，這是佛的方便語，不是真實語。佛為我們提出嚴重的警告，不要造重罪，是勸勉我們的意思。實際上，定業也能轉；不過很難，一定要見性才能轉，不見性不能轉。修定，轉不了定業。像阿羅漢、辟支佛、權教菩薩都轉不了定業。一定要證得法身大士的果位才能轉。由此可知，只要信願往生極樂世界，就等同七地、八地菩薩，這樣的果位，定業已轉了。念佛法門無比殊勝！『內外障緣，一齊銷盡』。

若能於本經，深解義趣，信心不逆，盡能受持，為人解說。即為荷擔如來事業，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。乃至滅罪生福，當得無上菩提。

『若能於本經，深解義趣，信心不逆，盡能受持，為人解說』，這四句將《金剛經》的精華說盡了，也是這一部經裡最重要的經文。所以，「經」要深解；解淺了，不起作用。要深深的理解經義，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，起心動念、待人接物，應當怎樣做才是行金剛般若，才是究竟圓滿的智慧生活，所以不深解不行。因此，『經』需要細講，粗枝大葉的講，不得受用，要深解其義理。

『信心不逆』，「不逆」是決定不違背。這句話非常重要！一定要這樣作法，非這樣作法不可，這樣的信心才是不逆。『盡能受持』。《金剛經》常講「受持四句偈」，四句偈是少分；「盡能」是為人解說全經。

盡能受持是自行；為人解說是化他。自行化他『即為荷擔如來事業』，此人就是佛的傳法弟子，繼續佛度眾生的大業，即是如來的傳人。『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』，這些都是本經經文，到後面再細講。『乃至滅罪生福，當得無上菩提』，這無疑是世尊在本經為我們授記。果然能做到前四句，就是如來授記的弟子，不是普通弟子。一、深解義趣。二、信心不逆。三、盡能受持。四、為人解說。只要真做到這四句，就是如來的傳人，如來授記的弟子。這是真正希有！

修行法門無量，而唯一宗旨，除障而已。障有三：(1)惑障：見思煩惱是，除則成般若德。(2)業障：一切罪業是，除則成解脫德。(3)報障：六道苦報身是，除則成法身德。江註舉破我、滅罪、成就如來，為本經之大用。

『修行法門無量，而唯一宗旨，除障而已』，一切法門沒有別的，除二障、三障而已。「二障」指煩惱障、所知障。三障是指惑障、業障、報障。

『障有三』，迴向偈云，「願消三障諸煩惱」。『一、惑障』：迷惑，『見思煩惱是，除則成般若德』。迷惑斷除，般若智慧就現前。『二、業障，一切罪業是。』罪業是造作，就像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說的，「閻浮提（指地球）眾生，起心動念，無不是罪」。當然這是指大多數的眾生，極少數例外。因為起心動念，都是自私自利，造作罪業。自私自利有什麼不好，為什麼說是罪？佛言此是增長我執、我見，這就是罪，不能出三界，不能脫輪迴。除業障，『除則成解脫德』，即得大自在。『三、報障』。報是『六道苦報身是』，在六道生死輪迴捨身受身，這是六道的因緣果報，沒有不苦的。

佛為我們講三苦、八苦。欲界三苦、八苦具足。色界有壞苦。無色界有行苦。三界都苦！三界裡沒有安樂，《法華經》比喻三界是火宅。當我們感覺有一點樂受，那是苦暫時停一下而已。要覺悟，不要以為現在很有福報，覺得作人不錯，很快樂，其實是迷惑顛倒。想想一餐

飯不吃，就餓得很苦。我們沒有想到，苦是真的，三餐飯是藥，治饑餓之苦，無樂可受。人活在八苦之中，這是真的，決定不假。『除則成法身德』。報障要是離了，就證得清淨法身德。

『江註舉破我、滅罪、成就如來，為本經之大用』，江味農居士在《金剛經講義》，以這三者為本經的德用。本經的用途，能幫助人『破我執、滅罪業、成就無上菩提』。「成就如來」，就是成就無上菩提。這部經的好處、利益太大了，知道有這麼多好處，才肯用心學習，希望能得到經上所講的好處，使我們在這一生中過得非常幸福美滿，生活與體質皆能改善，充滿智慧；而不是生活在煩惱之中。學金剛般若才真的沒有白學，本經真有此作用。我們凡夫心中常生煩惱，不生智慧。與般若相違，則常生煩惱；與般若相應，則常生智慧。生活在圓滿智慧之中，真正證得真善美慧的幸福快樂。

論用一大段，至此講竟。

◎判教

這是古代祖師大德們，將世尊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法加以整理，辨別淺深大小，便利後代初學，有次第可以入門，所以有「判別教相」。如同現代學校為學生編排課程標準。佛法雖然有判教，但佛經畢竟不同於世間學校的教科書。世間的書籍確實有淺有深，淺的不能深，深的不能淺，所以排定課程標準比較容易。而佛法的經典，特別是大乘經，經文含義可深可淺，初學佛的人從這裡讀，一直到等覺菩薩還是離不開。程度淺的看，很淺；程度深的看，很深。隨著自己修學，境界不斷向上提升，則所學的經典愈看愈深，愈看愈不可思議，這是佛經與世間書籍不同之處。所以，「判教」之意是祖師大德對初學者的一番苦心。

1、諸佛出世，教化眾生，必對機說。機有二義：「根機」，眾生根性，各各不同，障有淺深厚薄故。「時機」，因時施教，如五時說，

先淺後深，先小後大，循循善誘，引人入勝也。

『諸佛出世，教化眾生』，佛之所以出現於世，就是教導眾生。「化」是轉變。因為佛的教導，能令眾生變化氣質，化凡成聖。由此可知，「教化」二字，教導是因，化凡成聖是果；佛陀教育必得最勝之成就。

『必對機說』，什麼是「機」？『機有二義』：一、『根機，眾生根性，各個不同，障有淺深厚薄故』，這是說明眾生根性不同，有些人很聰明，有些人比較魯鈍。佛經把眾生的根性分為三大類：上根、中根、下根，這是大分。如果細分，則無量差別。原因就在業障有淺深不同，迷惑有厚薄不同。

二、『時機』，指時節因緣，這個關係也很大。『因時施教，如五時說』，世尊當年在世，講經說法四十九年，有不少學生，長期追隨佛陀，經上常見的「常隨弟子一千二百五十五人」。佛陀講經說法，是以他們為主要對象。雖然如此，也要能顧及大眾。可見講經說法是相當不容易的事，要顧慮到各種不同根性，希望每個人都得利益，佛講經說法才得到圓滿的效果。

「五時」由淺而深。世尊成佛，首先在定中宣講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參與此會的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凡夫、聲聞、緣覺、權教菩薩都沒分。一定要破一品無明，證一分法身，才能參與如來定中的法會。這是二七日中所說（也有經云三七日，皆有根據），十四天或二十一天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就講圓滿了。

佛所講的《華嚴經》，不是現前我們所見到的經本。當佛滅度六百年後，有龍樹菩薩出現在世間，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物，聰明絕頂，是地上菩薩再來示現的。他在很短的時間，將佛法、世法都念完了，於是貢高我慢，自以為了不起。《金剛經》云：「善護念諸菩薩」，大菩薩有責任護念小菩薩。所以大龍菩薩就來幫助他，引導他到龍宮，看龍宮收藏的經典。他見到大龍菩薩的圖書館裡所收藏的《華嚴經》，總有三本（三大部），他嚇呆了！世尊講的《華嚴經》有多大的分量？龍樹

菩薩說：「此經大本有十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偈」。古印度計算書本的大小，是以「偈」為單位，四句為一偈，不論句字長短；長行文也以此為單位。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就了不得，它有十個三千大千世界！把大千世界磨成微塵（細粉），一粒微塵算是一偈，十個三千大千世界那麼多的微塵偈，現代即使用天文數字也算不出來。

「一四天下微塵品」，「一四天下」，淺顯的說，就是太陽系。太陽系所有的星球都磨成微塵，一粒微塵是一品，《華嚴經》有這麼多品。他一看，貢高我慢之心立刻就消除，覺得自己所念得，簡直不能比。再一想，自己都沒有辦法受持，閻浮提眾生，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受持，所以捨棄大本。再看中本，分量還是太大。大龍菩薩說，還有下本。下本是《華嚴經》的提要，如中國的《四庫全書》，有目錄提要，分量不多。雖然不多，這麼厚的精裝本也有五本，比起全書當然少得太多了，全書一千五百本，目錄提要五本。龍樹菩薩見此下本，分量尚可，就把這一部分帶到人間來。以後翻譯成華文，就是現在的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其實它是《華嚴經》大本的提要。這一部下本經的分量總共十萬偈，四十品。

這部經的梵文經典已經失傳了。古代的書籍不像現在這麼便利，而是寫在貝葉上的稱為「貝葉經」。是將貝多羅樹葉一片切成一張長方形，大概寫四行，有的寫六行，兩邊打洞，用繩子穿起來。要是一部完整的下本《華嚴經》，用現在的大卡車也需要好幾輛才裝得下。分量多，自然容易脫落，當時都是手寫本，所以流傳下來遺失了很多。東晉時候傳到中國只有三萬六千偈。十萬偈的《華嚴經》經文，只得三萬六千偈；譯成華文，這就是晉譯的六十卷，《華嚴經》也稱為《六十華嚴》。

唐朝武則天時代，實叉難陀法師從印度帶來的《華嚴經》梵文本，比晉譯的增加九千偈。換言之，有四萬五千偈，還是不到一半，但是《華嚴經》大致的義理已經能看得出來。此本譯出之後稱為《八十華嚴》，現在流通的即是這個本子。

唐貞元年間，外國向中國進貢，貢品中有《華嚴經》的最後一品，即八十經末後入法界品。這一品經是完整的，沒有缺失，譯成中文後，稱為《四十華嚴》，就是華嚴經中《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》。所以，現在中文本的《華嚴經》已經是相當完整，但是與原文還只是一半而已。

《華嚴經》是世尊二七日中所說的。我們以為二七日時間太短，我們念都念不完。凡夫執著時間是定法，其實不然；時間可以延長，也可以縮短。古人筆記小說「黃梁夢」即是例子，「黃梁」是高粱小米，很容易煮熟的。小米還沒有煮熟，他的夢醒了。他打瞌睡作一個夢，夢裡已經過了幾十年，說明幾分鐘可以延長為幾十年。所以世尊講《華嚴》說「念劫圓融」，可以把一念展開為無量劫，把無量劫濃縮成一念。

第一時所說的，完全是如來果地上的境界，是對法身大士說的，當然不是凡夫能明瞭的。說《華嚴經》之後，世尊出定想想，教導迷惑顛倒、苦難的芸芸眾生，不能不用權巧方便，於是在鹿野苑講「四諦法」度五比丘，這等於是開班教學，從幼稚班辦起，說《阿含經》。然後觀察他們的程度，再講深一些的「方等經典」。方等也成就了，學生們的智慧漸漸開了，第四個階段講「般若」。《金剛經》即屬於第四時所講的。智慧大開之後，最後世尊講《法華》、《涅槃》。《法華經》經義與《華嚴經》無二無別，就是導入華嚴的境界。如此由淺而深，由小而大，『先淺後深，先小後大，循循善誘，引人入勝也』。這是世尊四十九年教學所用的方法，與現代辦學一樣，先辦幼稚園、小學，再辦中學、大學，而後辦研究所，如是圓滿達到教學的目的。

2、古德判教，意在方便學人，使對一代時教，綱領條目，淺深次第，一目了然，可以循序而進，其接引後學之苦心，良足佩焉。

『古德判教，意在方便學人』，「判教」之用意，就是讓初學的人方便契入。『一代時教』就是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法。令初學者於經教『綱領條目，淺深次第，一目了然』，判教用意在此。學者

『可以循序而進，其接引後學之苦心，良足佩焉』，這一段說明古德何以做這件工作。判教很費事，也很費心，整理出頭緒，目的就是便利初學，這是令人佩服的。

3、晉末判別經教者有十八家，唐後大眾共依者，唯天台、賢首兩家。天台判為藏通別圓四教，賢首則判為小始終頓圓五教。

『晉末判別經教者有十八家』，這是在《華嚴經疏鈔》裏見到的。賢首、清涼大師都生在那個時代。當時判教的風氣非常盛，但是『唐後』，各家判教都衰沒了，『大眾共依者，唯天台、賢首兩家』，唯此兩家傳下來，因為這二家判得最好。所以，後來的學者、研教、講經的人，不是依賢首，就是依天台。至今依天台者最多，原因是天台家的判教簡要詳明，賢首雖然判得很好，比較複雜。賢首用「十門開啟」，就是用十個科目來介紹全經概要；天台用「五重玄義」比較簡要，所以後人多取天台。

『天台判為藏通別圓四教』，「藏」是指小乘。小乘為什麼稱藏？小乘也有完整的三藏：經藏、律藏、論藏。「通」指大乘。通、別、圓都是大乘。「通」是大乘的開始，前可通小乘，後通大乘，也就是大乘中入門的教學。「別教」是大乘裡高深的教義，不通小乘，純粹大乘。也可以說，藏教淺；通教有淺有深；別教唯深無淺；圓教是一切圓融，無不通達。天台家這樣區分世尊所說一代大小乘法。

『賢首』即華嚴宗，『則判為小始終頓圓五教』。五教中，小教與天台家的藏教相同；始教就是天台的通教；終教就是天台的別教；而將天台的圓教開為頓、圓二種。天台是把頓教包括於圓教中。由此可知，兩家在名稱上不一樣，意義內容方面沒有太大的差別。

4、天台判此經為通別兼圓。賢首則判屬始教，亦通於圓。江註判本經為境心俱冥，遮照同時，慧徹三空，功圓萬行，至圓極頓之大教。

『天台判此經為通別兼圓』，天台宗判《金剛經》屬於通教、別教，

也有圓教的義理。此種說法，經裡有通、別、圓，豈不是有深有淺？本經前半部，淺的人看得淺，深的人看得深。後半部唯深無淺，確實是有深度，沒有淺顯之處。

『賢首則判屬始教，亦通於圓』，何以把它判作始教，判作通教，這是大乘的開始，因為經上說「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」。必須離四相才是菩薩。若是剛剛離四相，這是初級的菩薩，就是始教的菩薩。至《金剛經》後半部，不但要離「四相」，也不能有「四見」。不但沒有諸相，能證的心也不能有絲毫執著。不但能所沒有，佛法也沒有。這已深至極處，完全是圓教的教義，所以判作「亦通於圓」。這是古大德對本經的判法。

『江註判本經為境心俱冥，遮照同時，慧徹三空，功圓萬行，至圓極頓之大教』，江居士一生以四十年的功夫深入此經，專參專弘。佛在大經裡說，「圓人說法，無法不圓」。江居士自己圓悟了，所以看這部經，處處極圓極頓。他說的教人很難反駁，確實有道理。此經義自始至終能覺悟眾生。如果眾生真的覺悟，信心不逆，完全能受持，的確是圓頓根性的法器，決不是平常人。所以，他的講法符合本經的旨趣。這一段是講江居士註釋本經綱要，亦依天台「五重玄義」，經題、顯體、明宗、辨用、判教等先後次第。

◎譯人：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

『譯人』指翻譯經的人。本經在《大藏經》裡有七種不同的譯本，但是流通最廣的是鳩摩羅什大師的譯本。其他六種本子很少有單行本流通。

1、「姚秦」，公元三八四年姚萇稱秦王，三八九年呂光稱三河王〈涼〉，四〇一年什師至長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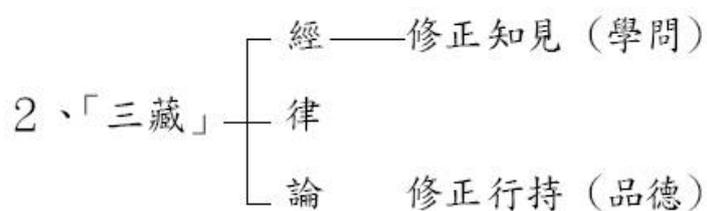
『姚秦』，中國古代以秦為國號的有四個朝代，因此必須把皇帝的姓冠上，才曉得是那一個秦。如秦始皇他姓嬴，建立的王朝史稱「嬴秦」。符堅建立的王朝稱為「符秦」。姚萇是符堅的大將，符堅與東晉

打了一場敗仗，即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「淝水之戰」。它之有名就是晉朝·謝安以寡勝眾，當時符堅率領八十多萬大軍，號稱百萬；而東晉軍隊只有十萬人；以十萬人打敗八十萬人，真是奇蹟。於是姚萇發動政變成功，奪了符堅的王位作皇帝，沒有改國號，歷史上稱之為「姚秦」，也稱為「後秦」；稱符堅的王朝為「前秦」。

公元『三八四年』，這是一千六百多年以前的事。『姚萇』建國稱『秦王』。公元『三八九年』前秦將軍呂光稱三河王（涼）。當時符堅曾派呂光將軍，率領七萬大軍去邀請羅什大師。那時羅什大師在西域龜茲國（是個小國）。符堅聽說鳩摩羅什是位很有智慧的賢哲，一心就想得到他。人才是國寶，他們國家怎麼肯放行！所以就派七萬大軍去，要不給人，就打仗，一定要把羅什大師請回來。於是兵臨城下，羅什大師勸請龜茲國王許他入中國，不要和秦國發生戰爭，實在也是敵不過秦國的大軍。

這樣把羅什大師迎請來中國，軍行至涼州（即現在的甘肅），聽說朝廷政變，姚萇當了皇帝。呂光與姚萇本來是同事，都是將軍。他不服姚萇，就割據三河（即涼州），自稱為涼王。羅什大師也就留在涼州，呂光不善護持，但知道羅什是賢哲有智慧，也不肯放他走，等於把羅什大師軟禁了，讓羅什大師在那裡十幾年，不能弘法利生。一直到姚萇死了，兒子姚興繼位；呂光也死了，他的姪子繼位。那時情況就不同了，涼的力量很薄弱，所以把羅什大師送到秦的首都長安，公元『四〇一年什師至長安』。

譯者名字前冠上「姚秦」二字代表時代。「三藏法師」是指學位，如現代學位的博士、碩士，即是通達「三藏」的法師。譯經的法師一定要精通三藏，故稱為「三藏法師」。



『三藏』是指經、律、論。世尊當時住世說經教學四十九年，後人將他所說的一切法，分為三大類。「三藏」是經、律、論，其內容是戒、定、慧。律藏是講戒律、戒學，經是講定學，論是講慧學。世尊一代的教誨，就是戒定慧三學。但是世尊每次說法，無論大小乘經典，每一部經典幾乎皆是戒定慧三學具足。如何分別？後人編輯分類就從多分下手。譬如，這本經講定講得多，講慧、講戒比較少，就歸到經藏；如果研究討論的多，講定的比較少，就歸到論藏。這是學習必須知道的，因為每展開一部經典，幾乎戒、定、慧三學皆具足。三藏是初學人修行的標準；修持功行圓滿時，三藏又是印證的標準。我們的功夫到底有沒有成就？到底證什麼樣的境界、果位？三藏經典可以作證明，所以它是修學、印證的標準。

經、論是修正知見（學問），見解思想有沒有錯誤，對宇宙人生的看法、想法，要用經論作為正邪的標準。經論裡說的是佛知佛見。佛是究竟圓滿徹底的覺悟，是覺悟的知見，覺悟的看法、想法，決定沒有錯誤。我們的想法、看法與經典對照；如果與經上講的一樣，表示我們的想法、看法都正確。假如不一樣，一定要知道自己錯了，而把錯誤的知見，依照經論所講的改正，這是修正知見。

我們在行持上，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到底是正？是邪？是善？是惡？這要依據戒律為標準。戒律是佛與大菩薩的行持，我們的心行定要與戒律對照，如果心行與戒律相違背，必須依照戒律的標準改正。律是佛行，諸佛菩薩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即是戒律，所以我們學佛，要認真用佛的標準，改正自己的思想、見解、言行，不可以世俗情見做標準。

善導大師在《觀無量壽佛經》上品上生章裡，說即使是世間知名的大德們講解經教，若與經中義理不相應，就不能聽他的；即使阿羅漢來講（阿羅漢是證果的聖人），如果與經義不相應，也不能聽他的；乃至菩薩、等覺菩薩亦如是。

最後大師講，如果諸佛來講怎麼樣？當知佛佛道同，諸佛決定沒有講兩樣的話，否則一定是假佛，是妖魔鬼怪冒充佛來欺騙眾生。如果是真佛，今佛所講的一定與古佛相同。《金剛經》云：「如來是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」，所以我們要能辨別真佛或假佛？與經中義理對照，他講的意義與經之義理完全一樣，則是真佛；若講的不一樣，定是假佛。可是此處要注意，魔很厲害，他可以九十九句話與經義一樣，只有一句不一樣。但是那一句不一樣的，就會將眾生法身慧命斷送了，我們不能不小心謹慎。完全相同，沒有一句不同，才是真佛。特別是末法時代，《楞嚴經》云，此時「邪師說法如恆河沙」。真正善知識不容易遇到，唯一靠得住的是經典。

古來祖師大德收在藏經裡的著述，決靠得住，但是要古代流通的版本；現在新編的《大藏經》靠不住，因為現代人的一些著作也都收錄，誰能為現代人的著作做印證？從前收入《大藏經》的，都要經過當代的高僧大德審察過、大家都同意，沒有反對意見，才呈報皇帝，由皇帝批准入藏；是為標準。現代沒有標準，所以閱讀《大藏經》要採古代編的為善。中國最後一部《大藏經》是《龍藏》，乾隆時代編的，都是經過嚴格審查，大致上不會錯誤。

修正知見是屬學問。修正行持是屬品德。所以，學佛的標準就是要有良好的品德與學問。

3、「法師」，凡能弘揚佛法者，稱為法師。三藏皆通，則稱三藏法師。

由此可知，法師，乃至於三藏法師的稱號，不一定是出家人，在家人也能稱。佛門裡稱呼的常識，我們要懂得。「法師」是通稱，不論在家出家，男女老幼，只要能以佛法經義教導眾生的都稱之為「法師」。「和尚」也是通稱，不管在家出家、男女老少，只要能主持佛法、主持教學的都稱為「和尚」。和尚是印度話，義為親教師，親自指導我修學的老師，就是我的和尚。所以和尚也不一定是出家人。我學佛，

指導我的老師，是李炳南老居士，李老居士就是淨空法師的和尚，我稱他為和尚。

現在有一些人，尊稱佛門一些大德為「大師」，這是不可以的，因為「大師」是對佛的尊稱。成佛才可以稱大師，你稱他大師，豈不把觀音菩薩比下去了？觀音菩薩稱「大士」，你卻稱大師，這是名實不符！我們在《無量壽經》上讀到「十六正士」，皆是在家菩薩，而且是在家的「等覺菩薩」。也祇是尊稱開士、正士、大士，沒有稱大師的。不懂得這些名詞、術語的涵義，也許是錯用了。真正學佛的人不能用錯；用錯了，人家說你不懂佛法。古來的大德們對鳩摩羅什法師不稱大師，稱「三藏法師」。在過去，皇帝的老師稱「國師」，專修禪宗的稱「禪師」，專修戒律的稱「律師」，都是名符其實的正確稱呼。

4、「鳩摩羅什」，梵語音譯，義為童壽。七歲出家，日誦千偈〈三萬二千句〉，博通世出世法，公元四〇一年至長安，姚興待以國師之禮，在西明閣與義學八百人講學。譯經論九十八部三九〇餘卷。

『鳩摩羅什』，此是譯經師的德號。『梵語音譯，義為童壽』，這也是讚美他。他年歲少時，中國人稱之為童子，但他的智慧、德行就與老人一樣，顯得很老練、很成熟，聰明絕頂，所以美稱為「童壽」。『七歲出家，日誦千偈』，千偈是三萬二千句，古人印度人稱四句為一偈，句子長短不一。這是舉例說明他的學習能力很強，一天能讀這麼多的文字。「誦」是背誦。每天能背誦這麼多文字，確是傑出的天才，非常稀有。

『博通世出世法』，他讀誦世出世間典籍太多了，且能背誦、能記得，的確是博學多聞。『公元四〇一年至長安』，此時後秦的國王是『姚興』。秦王『待以國師之禮，在西明閣與義學八百人講學』。「義學」是指精研教理的人，在家與出家的都可以稱為「義學」。專門在教理上探討研究，這些人都是以羅什大師為導師，跟著他學習，『譯經論九十八部三九〇餘卷』。羅什大師到長安只有七年，就圓寂了，所以他的譯經

事業只有七年。在這短短七年當中完成了九十八部經典，而且譯得非常好，他是屬於意譯，玄奘大師則是直譯。意譯時離開原文，把原文的大意用中文的文法寫出來，讀起來非常地流暢，他的譯本非常受到中國人的歡迎，道理在此地。

5、傳說法師乃七佛以來為譯經師。以悟達為先，得佛遺寄之意。

此事在傳記裡都有記載，羅什大師是釋迦佛以前，七尊佛的譯經師，專門從事翻譯的工作。所以他譯得好是有原因的，生生世世都做翻譯。七尊佛可以講是無量劫，一尊佛算三個阿僧祇劫，三七、二十一個阿僧祇劫，他都示現為翻經法師的身分。他為什麼翻譯得這麼好呢？『悟達為先，得佛遺寄之意』。他教學也是如此，自己一定要開悟，一定要通達；若不悟，不通達，怎麼能把佛的意義翻出來。開經偈說得好，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。必須能解如來真實義，才能說得出來，才能介紹給別人。

反觀近代，有不少外國人翻譯佛經，把佛經譯成英文、或其他的外國文。然而譯經的人中文好，英文也好，但是對於佛法沒有開悟、沒有通達，翻譯的文稿就不能流通。我在美國參觀沈家楨老居士的圖書館，他非常熱心，不少年來，請了許多人譯經，也用了很多錢，現在這些譯稿堆積如山！他告訴我，沒有辦法出版流通。

我見到倓虛法師的《念佛論》英譯本，有一次在溫哥華講經，我將它附在《無量壽經》後面，有位周醫生英文很好，他看了之後告訴我，「法師，以後不要再印了，你花了冤枉錢！這翻譯的英文，中國人看不懂，外國人也看不懂。」我才曉得翻譯真是不容易！連倓虛法師的開示都翻譯得不能令人明白，何況經典？因此一定要『悟達為先』。

『得佛遺寄』即得佛力加持。自己要不是真心學佛，不能契入佛境界，怎麼會得佛力加持。羅什大師就得佛力加持。現前在全世界，弘法人才非常缺乏，我也常常鼓勵大家要發心講經，發心弘法。這事亦難亦不難。如果得佛力加持就不難；不得佛力加持，太難了！怎樣

才能得佛力加持？要發心願與佛相應，就能得佛力加持。若用真誠心、清淨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、恭敬心，就得佛力加持。假如摻雜一點點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，就得不到佛力加持。

早年我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學習，李老師傳我四個字「至誠感通」。我們用真誠心來求，真誠到極處，與佛菩薩就有感應，感應就通達。這不是學來的，不是讀了很多經論、很多書，就會講。講得天花亂墜，也不是佛法。若是一百句佛法，九十九句講對了，還講一句錯的，就害死人。所以，不求三寶加持、護念，凡夫確實沒有能力講經。講，要靠諸佛菩薩、三寶加持；大家能聽得明白，聽了歡喜，也是三寶加持。你們聽了很歡喜，不是我的能力，不是我會講，是佛光注照、三寶加持；我不過作增上緣，就是一點誠意，真正發心續佛慧命、求願往生。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，念念與佛相應，那有不往生的道理！

6、譯，易梵為華語也。

『譯』是翻譯，將梵文原本翻譯成華文，中國的譯經事業自後漢至南宋，持續一千餘年。

◎金剛經的旨趣（倓虛法師示此經大旨）

1、離相，成就解脫，消諸業。

離一切相修一切善，才能消業障，成就大自在，解除業繫苦，永脫六道十法界。這是根據《金剛經》教義說的。

2、無住，成就般若，破諸惑。

「惑」是迷惑。破迷開悟的訣竅是「無住」。經云：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「應無所住，而行布施」，如是生心布施落實於日常生活中，則自性般若智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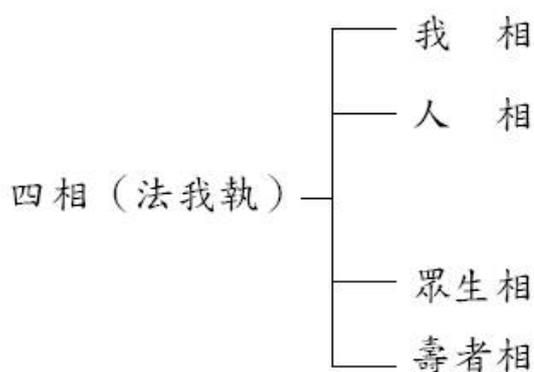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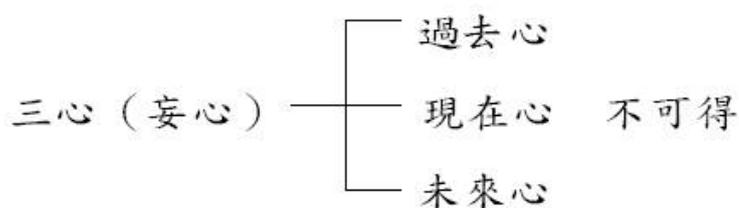
3、「無法」，成就法身，脫諸苦。

所有一切法相都是因緣所生，當體即空；當知虛空法界一切現象，原本是一個真心，一個自性，一個法身。故般若講緣起性空，一切法

了不可得。這才能成就法身，脫諸苦障。《般若心經》云：「度一切苦厄」。『無法』，是將一切法都放下，心裏都無分別執著就成就清淨法身。故消業、破惑、脫苦是本經的旨趣。末後一條講得非常究竟徹底。

4、破三心，除四相，為發心之要務。

凡夫無始劫來莫不以為我能執，我能得，而患得患失。一般人認為身是我，聰明一點的人知道身不是我。什麼是我？能思惟、能想像、能感受苦樂的是我。西洋哲學家講「我思故我在」，這是認為能思惟想像的心是我。佛在本經上說，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」。能執著的、能分別、能思惟、能得的心確實不存在，我是什麼？「三心不可得」，這才是真的從根本上消業斷惑，不是從枝葉上用功夫。



妄想不可得，所得的不外乎「四相」，四相非實有。『我相、人相、由相對假立』的一種抽象概念，並非實有。「眾生」不是指眾多的人，它包括一切眾緣和合而生起的幻相；所謂動物、植物、礦物，以及一切自然現象(如下雨、颶風)都是『眾生相』。也是『由緣和合假立的』，夢幻泡影，了不可得，稱之為眾生相。『壽者相』是指時間相續，如露

亦如電，此是『由相續假而立』。絕非真實，全都是假的！

一切有情眾生所執著的事物是假的，能執著的心也是假的，果真明白此真相，還有什麼好執著，還有什麼放不下！宇宙人生萬事萬物真相大白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心裡就得大自在。換言之，真心就現前，妄心沒有了，徹底了解一切現象皆是虛妄不可得。我們無知不明真相，因起堅固的執著，不肯放下。佛菩薩看此等芸芸眾生為可憐愍者。如果諸法真有其事，佛不能說眾生是可憐愍者。因為法相全是假的，怎麼打妄想，怎麼執著，都是一場空。不是人死了以後才一場空，現前就是一場空。若執著，現前就生無量煩惱，苦不堪言；將來輪迴六道，永遠沒有出頭的日子。

《金剛經》幫助我們明瞭諸法事實真相，教導我們徹底放下，恢復自性。自性就是真心，即禪家講的「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」。《金剛經》的好處在此。

破處即是顯處，是同時，是一時。

破妄、真顯，『是同時，是一時』。不是先破妄再顯真，此處沒有先後次第。妄除一分，真就顯一分；妄除二分，真就顯二分。理可以頓悟；事要漸除。事上除一分，清淨心、般若智慧就顯一分。事上要真的放下，不要再執著，不要再分別，一定要依照經典的教訓，認真努力去做。這是將本經的綱要報告出來；學習掌握綱要，經文就不難領會。

(卷一完)

[淨空法師專集網站\(簡\)製作](#)